大慈恩寺三蔵法師傳巻五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序

垂拱四年二月十五日仰上沙門釋彦悰述

恭惟釋迦氏之臨忍土也始演八正啓三寶以黜群邪之典由是佛教行焉方等一乘圓宗十地謂之大法言真諦也化城垢服濬馬馳羊謂之小學言權旨也至於禪戒祝術厭趣萬途而滅惑利生其歸一揆是故歷代英聖仰而寶之八會之經謂之爲本根其義

也三轉之法謂之爲末枝其義也暨夫天雨四華地現六
動解其髻寶亦以衣珠借一以破三權末歸本者也付
法藏傳曰聖者阿難能誦持如來所有法藏如瓶寫水置
之異器卽謂釋尊一代卅九年應物逗機適時之教也逮
提河輟潤堅林晦景遂旨沖宗於焉殆絕我先足迦葉
屬五桓已掩千艷將焚痛眼滅人天蒼生莫救故召諸羣
衆集結微言考繩墨以立定門卽貫華而開精部撥
優婆提舍以之爲論剖析空有分判斷常示之以因緣
明之以果證是以貽範當代軌訓將來歸向之徒並遵其
義及王秦奉使孝日光而求佛騰蘭應請笁練歡以通經
厥後易首柚勝之賓徙義於天外篆藥結驂之奧誰辨
於遍中然至賾至神思慮者或迷其性相唯悦唯忽言
談者有昧其是非況去聖既遙來教多闕殊途競軫別
路揚鑣而已哉法師賊羽誕辰室表空生之應佩觽益

歳心存妙徳之誠以愛海无出要之津覺地有栖神之宅
故削跡矯翰翔集二空異縣他山載馳千里毎慨古賢
之得本行本魚魯致乖痛先匠聞疑傳疑豕亥斯盛
竊惟音樂樹下必存金石之響五天竺内想具百篇之
義遂發憤忘食履險若夷軽万死以渉葱河重一言
而之柰苑鷲山猨沼仆勝迹以瞻奇鹿野獠攸訪遺
編詳考春秋寒暑一十七年耳目見聞百卅國暢我
皇之威烈震彼后之権豪偪異學之高轅扶同郢帝
臣懐若王拜首勝侶摩肩萬古風猷一人而已法師於
彼國所獲大小二乗三藏梵本等総六百五十七部並
載以巨馬并諸郎駿蒙霜犯雪自天祐以元享陽若
陰塗假皇威而利渉貝以貞觀十有九祀達于上京道
俗迓之闐城溢郭鏘々濟々亦一期之盛也及謁見天
子勞問慇懃爰命有司詔令宣譯人百欽奉難以具

言至如氏族簪纓捐親入道遊歷遠邇中外讃揚宗息心以歸真同薪盡而火滅若斯之類則倫平茲傳也傳本五卷魏國西寺前沙門慧立所述立俗姓趙豳國公劉人隋起居郎司隸從事毅之子博考儒釋雅善篇章妙辯雲飛溢思泉涌加以直詞正色不憚威嚴赴水蹈火無所屈撓覩三藏之學行矚三藏之形儀鑽之仰之彌堅彌遠因撰其事以貽終古及削藁云畢慮遺諸美遂藏之地府代人得聞循後役思纏疴氣懸鍾漏乃顧命門徒掘以啓之將出而卒門人等張慟莫不歔欷不自勝而此傳流離分散他所後累載搜購近乃獲全因命余以序之迫余以次之余極已訣然拒而不應因又謂余曰佛法之事豈預俗徒況乃當仁苦為辭讓余再懷慚退沉吟久之執紙操翰汎瀾臆方乃参犬羊以虎豹糅瓦石以

琳琛錯綜本文分為十卷庶後之覽者無惑嗤焉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沙門慧立本　釋彥悰箋

起載誕維氏終西屆于高昌

法師諱玄奘俗姓陳陳留人也漢太丘長仲弓之後曾祖欽後魏上黨太守祖康以學優仕齊任国子博士食邑周南子孫因家之又為緱氏人也父慧英潔有雅操早通經術形長八尺美眉明目褒衣博帶好儒者之容時人方之郭有道性恬簡無務榮進加屬隋政衰微遂潛心墳典州郡頻貢孝廉及司隸辟命並辭疾不就識者嘉焉有四男法師即第四子幼而珪璋特達聰悟不群年八歲父坐於机側口授孝經至曾子避席忽整襟而起問其故對曰曾子聞師命避席玄奘今奉慈訓豈宜安坐父甚悅知其必成召宗人語之皆賀曰此公之揚烏也其早慧如此自

後倫通經類愛古尚賢非雅正之籍不覩非聖哲之
箴不習不交童幼之黨無渉闤闠之門雖鍾皷嘈囋
於通衢百戯叫歌於閭巷士女雲萃未嘗出也又少
知色養溫清淳謹其第二兄長捷先出家住東都
淨土寺察法師堪傳法教因將詣道場誦習經而
有勅於洛陽度二七僧時業優者數百法師以幼少
不預取限立於公門之側時使人大理卿鄭善果
知士之鑒見而奇之問曰子為誰家答以氏族又
問求度邪答曰然但以習近業微不蒙比預又問出
家意何所為答意欲遠紹如來近光遺法果深嘉
其志又覽其器貌故特而取之因謂官僚曰誦業
易成風骨難得若度此子必為釋門偉器但恐果
與諸公不見其翔翥雲霄灑演甘露耳又名家不
失以今覩之則鄭卿之言為不虛也既得出家兄同

上時寺有景法師講涅槃經執卷伏膺遂忘寢食
又學嚴法師攝大乘論愛好逾劇一聞將盡再覽
之後無復所遺衆咸驚異乃令昇座覆述抑揚剖
暢備盡師宗義聞芳聲從茲發矣時年十三也其後
隋氏失御天下沸騰帝城為桀跖之窟河洛為豺狼
之穴衣冠殄喪法衆銷亡白骨交衢煙火斷絶雖
王董僭逆之釁劉石亂華之災刳剖生靈芟[illegible]
未足有也法師雖居童幼而情達變通乃啓兄曰此雖
父母之邑而喪亂若茲豈可守而死也今聞唐帝
驅晉陽之衆已據有長安天下依歸如適父母願與
兄投也兄從之即共俱來時武德元年矣是時國基
草創兵甲尚興孫吳之術斯為急務孔釋之道有所
未遑以故京城未有講席法師深以慨然初煬帝於
東都建四道場召天下名僧居焉其徵來者皆一藝

之士是故法將如林景朓基暹為其稱首末年國
乱供料停絶多遊綿蜀知法之衆又盛於彼法師乃
啓兄曰此無法事不可虚度願遊蜀受業焉兄從之
又與経子午谷入漢川遂逢空景二法師皆道場之
大德相見悲喜停月餘日從之受學仍相與進向城
都諸德既萃大建法筵於是更聽基暹攝論毗曇
及震法師迦延敬惜寸陰勵精無怠二三年間究通
諸部時天下饑乱唯蜀中豊静故四方僧投之者衆
講座之下常數百人法師理智宏才皆出其右呉蜀
荊楚無不知聞其想望風徽亦猶古人之欽李郭
矣法師兄因住城都空慧寺亦風神朗俊體状魁傑
有類於父好内外學凡講涅槃経攝大乗論阿毗曇兼
通書傳尤善老莊為蜀人所慕總管酇公特所欽
重至於屬詞談吐蘊藉風流接物誘凡無愧於弟

其事獨秀不雜埃塵遊八宏窮玄理廓宇宙以
為志繼聖達而為心匡振頽綱苞挫殊俗涉風波而意
靡倦對萬乘而節逾高者固兄不能逮也昆季二人
懿業清規芳聲雅質雖廬山兄弟無得加焉法師年
滿廿即以武德五年於城都受具夏坐學律五篇七聚
之宗一遍斯得益部經論研綜既窮更思入京詢問殊
旨條式有礙又爲兄所留不能遂意乃私與商人結侶
汎舟三峽沿江而遁到荊州天皇寺彼之道俗承風斯
久既屬來儀咸請敷說法師為講攝論毗曇自夏及冬
各得三遍時漢陽王以盛德懿親作鎮於彼聞法師
至甚歡躬申礼謁發題之日王率群寮及道俗一藝
之士咸集榮觀於是徵詰雲發關並峯起法師酬對
解釋靡不辭窮意服其中有深悟者悲不自勝王亦
稱歎無極嚫施如山一無所取罷講後復北遊詢求

先德至相賜遣休法師質問疑滯又到趙州謁深法師
學成實論又入長安止大覺寺就岳法師學俱舍論皆一
遍而盡其旨經目而記於心雖宿學耆年不能出也
至於鉤深致遠開微發伏衆所不至獨悟於幽奧者
固非一義焉時有常辯二大德學究二乘行窮三
學為上京法匠緇素所歸道振神州聲馳海外負
笈之侶從之若雲雖含綜衆經而偏講攝大乘論法
師既曾有學吳蜀自到長安又隨詢採疑義所有
深致亦一一斬盡二德並深嗟賞謂法師曰汝可謂
釋門千里之駒其再明慧日當在爾躬恨吾輩老朽
恐不見也自是學徒改觀譽滿京邑法師既遍謁衆
師備飡其說詳考其理各擅宗途驗之聖典亦隱顯
有異莫知適從乃誓遊西方以問所惑并取十七地論
以釋衆疑即今之瑜伽師地論也又言昔法顯智嚴亦

一時之士皆能求法導利群生豈使高跡無追清風絕緒
大丈夫會當繼之於是結侶陳表有詔不許諸人咸退
唯法師不屈既方事孤遊又承西路艱嶮乃自試其心
以人間衆苦種種調伏堪任不退然始入塔啓請申其
意願冀衆聖冥加使往還無梗初法師之生也母夢法師
衣白衣西去母曰汝是我子今欲何去答曰為求法故去此
則遊方之先兆也貞觀三年秋八月將欲首途又求祥瑞
乃夜夢見大海中有蘇迷盧山四寶所成極為嚴麗
意欲登山而洪濤洶湧又無船栰不以為懼乃決意而
入忽見石蓮華踊乎波外應足而生却而觀之隨足
而滅須臾至山下又峻峭不可上試踊身自騰有摶飈
颷至扶而上昇到山頂四望廓然無復擁礙喜而
寤焉遂即行矣時年廿六也時有秦州僧孝達在京
學涅槃經功畢還鄉遂與俱去至秦州停一宿逢蘭州伴

又隨去至蘭州一宿遇涼州人送官馬歸又隨去至彼停
月餘日道俗請開涅槃攝論及般若經法師皆為開發涼
州為河西都會襟帶西蕃葱右諸國商侶往來無有停
絕時開講日盛有其人皆施珍寶稽顙讚歎歸還各向
其君長稱歎法師之美云欲西來求法於婆羅門國以
是西域諸國無不預發歡心嚴施而待散會之日珍施
豐厚金錢銀錢口馬無數法師受一半燃燈餘外並施
諸寺時國政尚新疆埸不遠禁約百姓不許出蕃李
大亮為涼州都督既奉嚴敕防禁特切有人報亮云
有僧從長安來欲向西國不知何意亮懼追法師問來由
法師報云欲西國求法亮聞之逼還京彼有惠威法師
河西之領袖神悟聰哲既重法師辭理復聞求法之志
深生隨喜密遣二弟子一曰惠琳二曰道整竊送向西自
是不敢公出乃晝伏夜行遂至瓜州刺史獨孤達聞

法師至甚歡書侍事殷厚法師因訪西路或有報云從
此北五十餘里有瓠蘆河下廣上狹洄波甚急深不
可渡上置玉門關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關外西
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无水草五烽
之外即莫賀延磧伊吾國境聞之愁憒所乘之馬又
死不知計出沈默經月餘未發之間涼州訪牒又至云有
僧字玄奘欲入西蕃所在州縣宜嚴候捉州吏李昌崇
信之士心疑法師遂密將牒呈云師不是此耶法師遲疑
未報昌曰師須實語必是弟子為師圖之法師乃具實而
答昌聞深讚希有曰師實能尒者為師毀却文書即於
前裂壞之仍云師須早去自是益增憂惘所從二小僧
道整先向燉煌唯惠林在知其不堪遠涉亦放還遂
貿易得馬一疋但苦无人相引即於所停寺弥勒像前
啓請願得一人相引渡關其夜寺有胡僧達摩夢

法師座一蓮華向西去達摩私怪旦而來白法師心喜為
得行之徵然語達摩云夢為虛妄何足涉言更入道場禮
請儵有一胡人來入禮佛逐法師行二三帀問其姓名云姓
石字槃陀此胡即請受戒乃為授五戒胡甚喜辭還少
時賚餅菓更來法師見其明健貌又恭肅遂告行意
胡人許諾言送師過五烽法師大喜乃更貿衣資為
買馬而期焉明日日欲下遂入草間須臾彼胡更與一胡
老翁乘一瘦老赤馬相逐而至法師心不懌少胡曰此
翁極諳西路來去伊吾卅餘反故共俱來望有平章
耳胡公因說西路險惡沙河阻遠鬼魅熱風遇無免者
徒侶眾多猶數迷失況師單獨如何可行願自斟量
勿輕身命法師報曰貧道為求大法發趣西方若不至
婆羅門國終不東歸縱死中途非所悔也胡翁曰師必
去可乘我馬此馬往反伊吾已十五度健而知道師馬

少不達法師在長安将發志西方日有術人何弘達者
誦呪占觀多有所中法師令占行事達曰師得去
狀似乘一赤老瘦馬漆鞍橋前有鐵既觀胡人所乘
馬瘦赤鞍漆有鐵与何君言合心以為當遂即換焉
胡翁歡喜礼敬而別於是束装與少胡夜發三更許
到河遥見玉門去關上流十里許両岸可闊丈餘傍
有胡桐樹叢胡乃斬木為橋布草填沙駆馬而過法
師既渉而喜因解駕停憩與胡人相去可五十餘步各
下褥而眠少将胡人乃抜刀而起徐向法師未到十步
許又迴不知何意疑有異心即起誦經念觀音并胡人
見已還臥遂睡天欲明法師喚令起取水盥漱解齋訖
欲發胡人曰弟子将前途險遠又无水草唯五烽下有
水必須夜到偷水而過但一處被覺即是死人不如
歸還用為安隠法師確然不迴乃俛仰而進露刃張弓命

法師前行法師不肯胡人自行數里而住曰弟子
不能去家累既大而王法不可干也法師知其意遂任
還胡人曰師必不達如被擒捉相引奈何法師報曰縱使
切割此身如微塵者終不相引為陳重誓其意乃止與
馬一疋勞謝而別自是孑然孤遊沙漠矣唯望骨聚馬
糞等漸進須臾忽見有軍眾數百隊滿沙磧間乍
行乍止皆裘褐駝馬之像及旌旗矟纛之形易貌移
質倏忽千變遙瞻極著漸近而微法師初覩謂為賊
眾漸近見滅乃知妖鬼又聞空中聲言勿怖勿怖由此
稍安經八十餘里見第一烽恐候者見乃隱伏沙溝至
夜方發到烽西見水下飲盥手訖欲取皮囊盛水有一
箭颯來幾中於膝須臾更一箭來知為他見乃大言
曰我是僧從京師來汝莫射我即牽馬向烽烽上人亦
開門而出相見知是僧將入見校尉王祥祥命爇火令

看曰非我河西僧實似京師來也具問行意法師報曰校尉頗聞涼州人說有僧玄奘欲向婆羅門國求法不答曰聞承奘師已東還何因到此法師引示馬上章疏及名字彼乃信仍言西路艱遠師終不達今亦不與師罪弟子燉煌人欲送師向燉煌彼有張皎法師欽賢尚德見師必喜請就之法師對曰奘桑梓洛陽少而慕道兩京知法之匠吳蜀一藝之僧無不負笈從之窮其所解對揚談說亦忝為時宗欲養己脩名豈劣檀越燉煌耶然恨佛化經有不周義有所闕故無貪性命不憚艱危誓往西方遵求遺法檀越不相勵勉專勸退還豈謂同厭塵勞共樹涅槃之因也必欲拘留任即刑罰玄奘終不東移一步以負先心祥聞之憫然曰弟子多幸得逢遇師敢不隨喜師疲倦且臥待明自送指示塗路遂拂筵安置

曉法師食訊祥使人盛水及麨餅自送至十餘里云
師從此路徑向第四烽彼人亦有善心又是弟子宗
骨姓王名伯隴至彼可言弟子遣師來泣拜而別
既去夜到第四烽恐爲留難欲默取水而過至水
未下間飛箭已至還如前報即急向之彼亦下來入
烽々官相問答欲往天竺路由於此第一烽王祥校尉
故遣相過彼聞歡喜留宿更施大彼囊及馬麥
送去師不須向第五烽彼人疏率恐生異圖可於此
去百里許有野馬泉更取水從是已去即莫賀
延磧長八百餘里古曰沙河上无飛鳥下无走獸復无
水草是時顧影唯一但念觀音𦬇及般若心経初法
師在蜀見一病人身瘡臭穢衣服破汙愍將向寺施
與衣服飲食之直病者慚愧乃授法師此経因常
誦習至沙河間逢諸悪鬼奇狀異類遶人前後雖念

觀音不能令去及讀此經發聲皆散在危獲濟實所
憑焉時行百餘里失道覓野馬泉不得下水欲飲
袋重失手覆之千里之資一朝斯罄又失路盤迴不
知所趣乃東歸還第四烽行十餘里自念我先發
願若不至天竺終不東歸一步今何故來寧可就西
而死豈歸東而生於是旋轡專念觀音西北而進是
時四顧茫然人馬俱絕夜則妖魑舉火爛若繁星晝
則驚風擁沙散如時雨雖遇如是心無所懼但苦水
盡渴不能前是時四夜五日无一滴沾喉口腹乾燋
幾將殞絕不復能進遂臥沙中默念觀音雖困不
捨啓菩薩曰玄奘此行不求財利无冀名譽但為无上
正法來耳仰惟菩薩慈念群生以救苦為務此為苦矣
寧不知耶如是告時心々无輟至第五夜半忽有涼
風觸身冷快如沐寒水遂得目明馬亦能起體既穌

息得少睡眠即於睡中夢一大神長數丈執戟麾曰
何不強行而更臥也法師驚寤進發行可十里馬忽異
路制之不迴經數里到一池水甘澄鏡徹下而就飲身
命重全計此應非舊水固是𦬇慈悲為生其至誠通
神皆此類也即就池一日停息後日盛水進發更經
兩日方出流沙到伊吾矣此等危難百千不能備敘既
至伊吾止一寺〻有漢僧三人中有一老者衣不及帶跣
足出迎抱法師哭哽咽不能已〻言豈覩今日重
見鄉人法師亦對之傷泣自外胡僧胡王悉來參謁王
請屆所居備陳供養時高昌王麴文泰使人先在伊吾
是日欲還適逢法師歸告其王〻聞即日發使勅伊吾
王遣法師來仍簡上馬數十疋遣貴臣驅駝設頓迎候
比停十餘日王使至陳王意拜請殷勤法師意欲取可
汗浮圖過既為高昌所請辭不獲免於是遂行涉南磧

磧經六日至高昌界白力城時日已暮法師欲停城中
官人及使者曰王城在近請進數換良馬前去法師先
所乘赤馬留使後來即以其夜雞鳴時到王城門司
啟王王勅開門法師入城王與侍人前後列燭自出宮
迎法師入後院坐一重閣寶帳中拜問甚厚云弟子自聞
師名喜忘寢食量准塗路知師今夜必至與妻子皆
未眠讀經敬待須臾王妃共數十侍女又來禮拜是時
漸欲將曉言久疲勌欲眠王始還宮留數黃門侍宿
旦法師未起王已至門率妃已下俱來禮問王云弟子
思量磧路艱阻師能獨來甚為奇也流淚稱歎不能已
遂設食解齋訖而宮側別有道場王自引法師居之遣
閹人侍衛彼有彖法師曾學長安善知法相王珍之命
來與法師相見少時出又命國統王法師年逾八十共法
師同處仍遮勸住勿往西方法師不許停十餘日欲辭行

王曰已令統師語請師意如何法師報曰唯任賢是王
恩但於未心不可王曰泰與先王遊大國從隋帝歷東
恩但於未心不可王曰泰與先王遊大國從隋帝歷東土
西二京及歷代汾晉之間多見名僧心无所泰自泰師
名身心歡喜手舞足蹈擬師至心更弟子供養以終一
身令一國人皆為師弟子望師講授僧徒雖少亦有數
千並使執經先師聽衆依舊齊納懇心不以西遊為念
法師謝曰王之厚意貧道實荷恩但此行不為供
養而來所悲本國法義未周經教少闕懷疑蘊惑啓
訪莫從以是畢命西方請未聞之旨欲令甘等甫
露不但獨灑於迦維決擇微言庶得齊霑於東國
波崙問道之志善財求友之心只可日日堅強豈使中
塗而止願王收意勿以泛眷為懷王曰弟子慕樂法師
留供養雖蔥山可轉此意无移乞信愚誠勿疑不

齋法師報曰王之深心豈待屢言然後知也但玄奘西
來為法〻既未得不可中停以是敬辭願王相體又大
王曩修勝福位為人主非唯蒼生恃仰亦權教依歸
理在助揚豈宜為礙王曰弟子亦不敢障礙直以國無導
師故屈留法師以引愚迷耳法師皆辭不許王乃動
色攘袂大言曰弟子有異塗處法師〻〻安能自去或定
相留或送師還國請自思之相順猶勝法師報曰玄奘
來者為乎大法今逢為障只可骨被王留識神未必
由也因嗚咽不復能言王亦不納更使增加供養每日
進食王躬捧盤法師既被停留違阻先志遂誓不食
以感其心於是端坐水漿不涉於口三日至第四日王
覺法師氣息漸惙深生愧懼乃稽首禮謝云任師西行
乞垂早食法師恐其不實要王指日為言王曰若須
爾者請共對佛更結因緣遂共入道場禮佛對母張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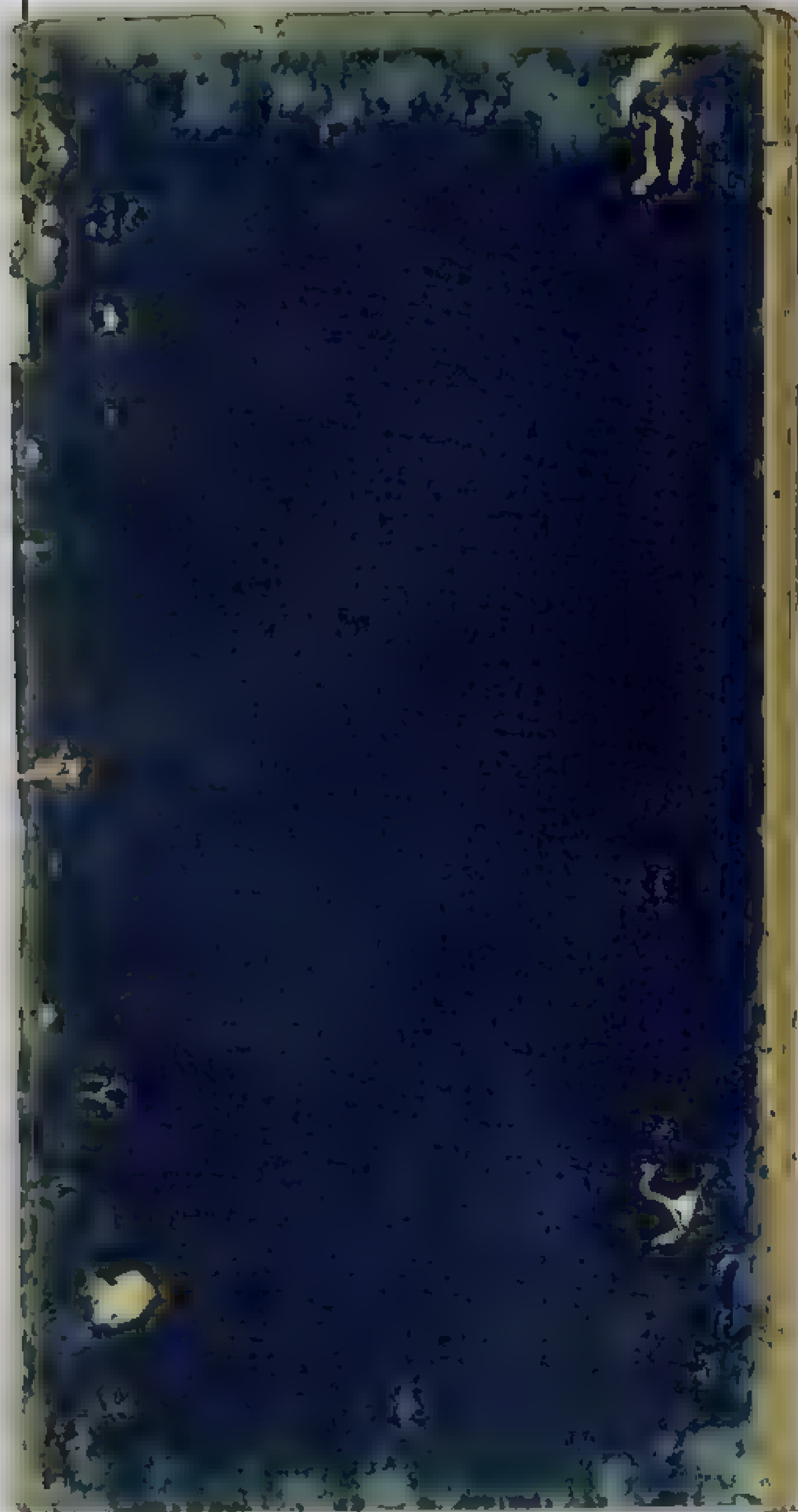
「太妃共法師約為兄弟任師求法還日請住此國三年
受弟子供養若當來成佛願弟子如波斯匿王頻婆娑
羅等與師作外護檀越仍屈停一月講仁王經中間為
師營造行服法師皆許太妃甚歡願與法師長為眷屬
代々相度於是方食其節志貞堅如此後日王別張大帳
開講帳可坐三百餘人太妃已下王及統師大臣等各部
別而聽每到講時王躬執香鑪自來迎引將昇高座王
又長跪為蹬令法師躡上日々如此講訖為法師度四
沙彌以充給侍製法服卅具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
靴韈等各數事黄金一百兩銀錢三萬綾及綃等五百
疋充法師往還廿年所用之資給馬卅疋手力廿五人遣
殿中侍郎史歡信從至葉護可汗衙又作廿四封書通
屈支等廿四國毎一封書附大綾十疋為信又以綾綃五百
疋菓味兩車獻葉護可汗并書稱法師者是奴弟欲求法於

婆羅門國願可汗憐師如憐奴仍請勅以西諸國給鄔
落馬遞送出境法師見王送沙弥及國書綾絹等至重
其優餞之厚上啓謝曰奘聞江海遐深濟之者必憑
舟楫群生滯惑導之者寔假聖人是以如來運一
子之大悲生茲穢土鏡三明之惠日朗此幽昏慈雲蔭
有頂之天法雨潤三千之界利安已訖捨應歸真遺教
東流六百餘祀騰會振輝於呉洛讖什鍾美於秦涼不
墜玄風咸匡勝業但遠人來譯音訓不同去聖時遙義
類差舛遂使雙林一味之旨分成當現二常化他不二
之宗析為南北兩道紛紜諍論凡數百年率土懷疑莫
有匡決玄奘宿因有慶早預緇門負笈從師年將二紀名
賢勝友備悉諮詢大乘小乘略得披覽未嘗不執卷
躊躇捧經侘傺望給園而翹足想鷲嶺而載懷願
一拜瞻啓申宿惑然知寸管不可窺天小蠡難為酌

海但不能棄此微誠是以束裝取路經塗荏苒遂到
伊吾伏惟大王禀天地之淳和資二儀之淑氣垂衣作主
子育蒼生東被大國之風西撫百戎之俗樓蘭月氏之
地車師狼望之鄉並被深仁俱沾厚德加以欽賢愛士
好善流慈憂矜遠來曲令引接既而至止渥惠逾深
賜以話言闡揚法義又蒙降結娣季之緣敦獎友于
之念并遺書二十餘蕃煩綢鄭重令遞餞送又愍
西遊煢獨雪路淒寒爰下明勑度沙彌四人以為侍伴法
服綿帽裘毯靴韈五十餘事及綾絹金銀錢等令充
廿年往還之資伏對驚慚不知啓處決交河之水比澤
非多舉葱嶺之山方恩豈重懸度陵溪之險不復為
憂天梯道樹之鄉瞻禮非晚儻蒙允遂則誰之力焉
王之恩也然後展謁衆師稟承正法歸還翻譯廣布
未聞剪諸見之稠林絕異端之穿鑿補像化之遺闕定

玄門之指南庶此微誠用答殊澤又前途既遠不獲久
留明日辭違彌增悽斷不任銘荷謹啓謝聞王報曰法
師既許為兄弟則國家所畜與師同有何因謝也發日王
與諸大臣百姓等傾都送出城西王抱法師慟哭道俗皆
悲傷離之聲振動郊邑勅妃及百姓等還自與大
德已下各乘馬送數十里而歸其所經諸國王侯禮重皆此
類從是西行度无半城篤進城後入阿耆尼國舊云烏耆訛也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卷之一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沙門慧立本　釋彥悰箋

起阿耆尼國終羯若鞠闍國

自此西行至阿耆尼國阿父師泉泉在道南沙崖崖高數丈水自半而出相傳云舊有商侶數百在途水盡至此困乏不知所為時衆中有一僧不裹行資依衆乞活衆議曰是僧事佛是故我曹供養雖涉萬里無所齎携我等熬然竟不憂念宜共白

之僧曰汝等欲得水者宜各礼佛受三歸五戒我
為汝等登崖作水衆既危困咸從其命受戒訖
僧教曰吾上崖後汝等當喚阿父師為我下水任
須多少言之其去少時衆人如教而請須臾水下
充足大衆無不歡荷師竟不來衆人上觀以棄賊
矣大小悲啼依西域法焚之於坐處聚軌石為塔
今猶在水亦不絶行旅來隨衆多少下有麁細無
人時津液而已法師與衆宿於泉側明發又逢銀山山
甚高廣皆是銀礦西國銀錢所從出也山西又逢群
賊衆與物而去遂至王城所處川崖而宿時同
侶商胡數十貪先貿易夜中私發前去十餘里
遇賊劫殺无一脫者比法師等到見其遺骸无復
財產深傷嘆焉漸去遙見王都阿耆尼王與諸
臣來迎延入供養其國先被高昌寇擾有恨不肯

給馬法師傳亡宿而過前渡二大河西履平川行數百里入屈支國界（舊云龜茲訛也）將近王都王與群臣及大德僧木叉毱多等来迎自外諸僧數千皆於城東門外張浮幔安行像作樂而住法師至諸德赴来相慰訖各還就坐使一僧擎鮮華一盤来授法師法師受已至佛前散華禮拜訖就木叉毱多下坐坐已復行華行華已行蒲桃漿於初一寺受華受漿已次受餘寺亦然如是停輪日晏方訖僧徒始散有高昌人數十於屈支出家別居一寺寺在城東南以法師從家鄉来先請過宿因就之王與諸德各還明日王請過宮備陳供養而食有三淨法師不受王深怪法師報此漸教所開而玄奘所學者大乘不爾也受餘別食訖過城西北阿奢理兒寺（唐言奇特也）是木叉毱多所住寺也毱多

理識閑敏彼所宗歸遊學印度二十餘載雖渉衆
経而聰明最善王及国人咸所尊重号稱獨歩見
法師至徒以客禮待之未以知法為許謂法師曰此土
雜心倶舍毗婆沙等一切皆有學之足得不煩西涉受
艱辛也法師報曰此有瑜伽論不毱多曰何用問是
邪見書乎真佛弟子者不學是也法師初深敬
之及聞此言視之猶土報曰婆沙倶舍本國已有恨
其理踈言淺非究竟説所以故來欲學大乘瑜伽
論耳又瑜伽者是後身菩薩弥勒所説今謂邪書
豈不懼無底枉坑乎彼曰婆沙等汝所未解何謂
非深法師報曰師今解不曰我盡解法師即引倶舍
初文問發端即謬因更窮之色變動云汝更問
餘處又示一文亦不通曰論无此語時王妹智月出家
亦解経論特在傍坐即證言論有此語乃取本

對讀之遂多擬甦去若忘耳又問餘部亦无好辯
時為凌山雪路未開不得進發淹停六十餘日觀
眺之外時往就言相見不復踞坐或立或避私謂人
曰此支那僧非易酬對若往印度彼少年之儔未
必出也其畏歎如是至發日王給手力駝馬與道
俗等傾都送出從此西行三日逢突厥賊二千餘
騎其賊乃預共分張行衆資財懸諍不平自鬭而
散又前行六百里渡小磧至跋祿迦國（舊曰姑墨）停一宿又
西北行三百里渡一磧至凌山即葱嶺北隅也其山險
峭峻極于天自開闢已來冰雪所聚積而為凌春夏
不解凝沍汗漫與雲連屬仰之皚然莫覩其際其凌
峯摧落橫路側者或高百尺或廣數丈由是蹊徑
崎嶇登陟艱阻加以風雪雜飛雖復屨重裘不免
寒戰將欲眠食復無燥處可停唯知懸釜而炊席

氷而寝七日之後方始出山徒侶之中餒凍死者十有三四牛馬逾甚出山後至一清池（清池亦云熱海見其對陵山不凍故得此名其水未必温也）周千四五百里東西長南北狹望之淼然無待激風而洪波數丈循海西北行五百餘里至素葉城逢突厥葉護可汗方事畋遊戎馬甚盛可汗身著緑綾袍露髪以一丈許帛練裹額後垂達官二百餘人皆錦袍編髪圍遶左右自餘軍衆皆裘褐毳毛矟纛端弓駝馬之騎極目不知其表既與相見可汗歡喜云暫一處行二三日當還師且向衙所令達官答摩支引送安置至衙三日可汗方歸引法師入可汗居一大帳帳以金花裝之爛眩人目諸達官於前列長筵兩行侍坐皆錦服赫然餘仗衛立於後觀之雖穹廬之君亦為尊美矣法師去帳卅餘步可汗出帳迎拜傳語慰問訖入坐突厥事火不施牀

以木合成故欲而不居但地敷重茵而已仍為法師設一鐵交牀敷褥請坐須臾更引漢使及高昌使人入通國書及信物可汗自目之甚悅令使者坐命陳酒設樂可汗共諸臣使人飲別索蒲桃漿奉法師於是恣相酬勸窣渾鍾椀之器交錯遞傾僸佅兜離之音鏗鏘互舉雖殊俗之曲亦甚娛耳目樂心意也少時更有食至皆烹鮮羔犢之質盈積於前別營淨食進法師具有餅飯蘇乳石蜜刺蜜蒲桃等食訖更行蒲桃漿仍請說法法師因誨以十善愛養物命及波羅蜜多解脫之業乃舉手叩額歡喜信受因留停數日勸住曰師不須往印特伽國（即印度也）彼地多暑十月當此五月觀師容貌至彼恐銷融也其人類黑露無威儀不足觀也法師報曰今之彼欲遠尋聖迹慕求法耳可汗乃令軍中訪解

漢語即封為摩咄達官作諸國書令摩咄送法師
到迦畢試國又施緋綾法服一襲絹五十匹與群臣
送十餘里自此西行四百餘里至屏聿此曰千泉
地方數百里又多池沼又豐奇木森沉涼潤即可
汗避暑之處也自屏聿西百五十里至呾邏斯城
又西南二百里至白水城又西南二百里至恭御城
又南五十里至笯赤建國又西二百里至赭時國
唐言石國
國西臨葉河又西千餘里至窣堵利瑟那國々
東臨葉々河々出葱嶺北原西北流又西北入大磧無
水草望遺骨而進五百餘里至颯秣建國 唐言康國 王及百
姓不信佛法以事火為道有寺兩所迥無僧居客僧投
者諸胡以火燒逐不許停住法師初至王接猶慢經
宿之後為說人天因果讚佛功德恭敬福利王歡喜
請受齋戒遂致殷勤所從二小師往寺禮拜諸胡還

以火燒逐沙弥還以告王、王聞令捕燒者、得已集百
姓令截其手、法師將欲勸善不忍毀其支體救之、
王乃重笞之、逐出都外、自是上下肅然咸求信事、
遂設大會度人居寺、其革變邪心誘開矇俗所到
如此、又西三百餘里至屈霜你迦國、又西二百餘里至
喝捍國〔唐言東安國〕又西四百餘里至捕喝國〔唐言中安國〕又西百餘里
至伐地國〔唐言西安國〕又西五百里至貨利習弥伽國、國東臨縛
芻河、又西南三百餘里至羯霜那國〔唐言史國〕又西南二百
里入山、山路深險纔通人步、復無水草、山行三百餘里入
鐵門、峯壁狹峭而崖石多鐵礦、依之為門扉、又鍱鐵之
鑄鐵為鈴、多懸於上、故以為名、即突厥之關塞也、出
鐵門至覩貨羅國〔舊曰吐火羅訛也〕自此數百里渡縛芻河
至活國、即葉護可汗長子呾度設所居之〔設者官名也〕
地、又是高昌王妹聟、高昌王有書至其所、比法

師到公主可賀敦已死呾度設又痛聞法師從
高昌來又得書與男女等嗚咽不能止因請法師
曰弟子見師目明願少停息若差自送師到婆
羅門國時更有一胡僧至為誦咒患得漸除其
後娶可賀敦年少受前兒囑因藥以殺其夫設既
死高昌公主男小遂被前兒特勤篡立為設仍
妻其後母為逢喪故淹留月餘彼有沙門名達
摩僧伽遊學印度葱嶺已西推為法匠其疎勒
于闐之僧無敢對談者法師欲知其學深淺使人
問師解幾部經論諸弟子等聞皆怒達摩笑曰
我盡解隨意問法師知不學大乘就小教婆沙等
問數科不是好通因謝服門人皆慚從是相見歡喜
處處讚言已不能及時新設既立法師從求使
人及鄔落欲南進向婆羅門國設云弟子所部有縛

曷國北臨縛芻河人謂小王舍城揔多聖迹頗師暫
往觀禮然後取乘南去時縛曷僧數十人聞舊設
死子又至其來弔慰法師與相見言其意彼曰即
當便去彼有好路若更來此徒為迂會法師從其言
即與設饌取乘隨彼僧去既至觀其城邑郊郭顯敞
川野腴潤實為勝地伽藍百所僧徒三千餘人皆小
乘學城外西南有納縛伽藍唐言新裝嚴甚麗伽
藍内佛堂中有佛澡罐量可斗餘又有佛齒長一
寸廣八九分色黃白每有光瑞又有佛掃帚迦奢草作
長二尺餘圍可七寸其帚柄飾以雜寶此三事齋日每
出道俗觀禮至誠者感發神光伽藍北有窣都波高
二百餘尺伽藍西南有一精廬建立多年居中行道證
四果者世〻无絶湼槃後皆有塔記基趾接連數百餘
矣大城西北五十里至提謂城城北卌里有波利城城中有

二窣堵波高二丈昔佛初成道受此二長者麨蜜初聞五戒十善并請供養如來當授髮爪令造塔及造儀式二長者将還本國營建靈刹即此地也城西七十餘里有窣堵波高逾二丈過去迦葉佛時作也納縛伽藍有磔迦國小乘三藏名般若羯羅 唐言慧性 聞縛喝國多有聖迹故来礼敬其人聡慧尚學少而英爽鑽研九部游泳四含義解之聲周聞印度其小乘阿毗達磨迦延倶舍六足之阿毗曇等無不曉達既聞法師遠来求法相見甚歓喜法師因申疑滞約倶舍婆沙等問之其酬對甚精熟遂停月餘就讀毗婆沙論伽藍又有二小乘三藏達摩畢利 唐言法愛 達摩羯羅 唐言法性 皆彼所宗重覩法師神彩明秀極加敬仰時縛喝西南有鋭末陁胡寔健國其王聞法師從遠国来皆遣貴臣拜請過國受供養辞不

行使人往來再三不得已而赴王甚喜乃陳金寶飲
食施法師皆不受而返自縛為南行與慧性法師相
隨入揭職國東南入大雪山行六百餘里出都貨羅境
入梵衍那國〻東西二千餘里在雪山中塗路艱危倍
於陵磧之地凝雲飛雪曾不暫霽或逢尤甚之
處則平途數丈故宋王稱西方之難增冰峩〻飛雪
千里即此也嗟乎若不為衆生求无上正法者寧有
稟父母遺體而遊此哉昔王遵登九折之坂自云我為
漢室忠臣法師今涉雪嶺求經亦可謂如來真子矣
如是漸到梵衍都城有伽藍十餘所僧徒數千人學
小乘出世說部梵衍王出迎延過供養累日方出彼
有摩訶僧祇部學僧阿梨耶馱娑（唐言聖使）阿梨耶斯
那（唐言聖軍）並深知法相見法師驚歎支那遠國有如是
僧相引處〻禮觀殷勤不已王城東北山阿有立石

像高百五十尺像東有伽藍〻東有鍮石釋迦
立像高一百尺伽藍内有佛入涅槃臥像長一千尺
並裝嚴微妙此東南行二百餘里度大雪山至小川有
伽藍中有佛齒及劫初時獨覺齒長五寸廣減四寸
復有金輪王齒長三寸廣二寸商諾迦縛娑（舊曰商那和脩訛也）
所持鐵鉢量可八九升及僧伽胝衣赤絳色其人五百
身中陰生陰恒服此衣從胎俱出後變為袈裟因
緣廣如別傳如是經十五日出行二日逢雪迷失道
路至一小沙嶺遇獵人示道度黒山至迦畢試境
國周四千餘里北背雪山王則窣利種也明略有威
統十餘國時至其都王共諸僧並出城來迎伽藍百
餘所諸僧相諍各欲邀過所住有一小乘寺名沙落
迦相傳云是昔漢天子質於此時作也其寺僧言
我寺本漢天子兒作今從彼來先宜過我寺法師見

其瑕至又同侶慧性法師是小乘僧意復不欲居
大乘寺遂即就偉質子造寺特又藏无量珍寶於佛
院東門南大神王足之下擬復欲補伽藍諸僧荷恩處
屋壁圖畫質子之形雖安居日復為講誦樹福代
相傳于今未息近有惡王貪暴欲奪僧寶使人
掘神足之下地便大動其神頂上有鸚鵡鳥像見其發
掘振羽驚鳴王及衆軍皆悉悶倒懼而還退寺有
窣堵波相輪摧毀僧欲取寶修營地還振孔無敢
近者法師既至衆皆聚集共請法師陳說先事法師
告到神所焚香告曰質子原藏此寶擬營功德今
開施用誠是其時願鑒無妄之心少戢威嚴之德
如蒙許者奘自觀開稱知斤數以付所司如法修造
不令虛費唯神之靈願垂照察言訖命人掘之安
然無患深七八尺得一大銅器中有黃金數百明珠

數十顆大衆歎善无不悅服法師即於寺夏坐其王輕
藝羅信重大乘樂觀講誦乃屈法師及慧性三藏於
一大乘寺法集彼有大乘三藏名秣奴若瞿沙唐言如意薩
婆多僧阿梨耶伐摩唐言聖胄弥沙塞部僧求那跋陀唐言德賢
皆是彼之稱首然學不兼通大小各別雖精一理終
偏有所長唯法師備請衆教隨其來問各依部答
咸皆愜伏如是五日方散王甚喜以純錦五疋別施法
師以外各有差於沙落迦安居訖其慧性法師重
爲覩貨羅王請到還法師与別東進行六百餘里
越黒嶺入北印度境至藍波國周千餘里伽藍
十所僧徒皆學大乘停三日南行至一小嶺嶺有窣
堵波是佛昔從南步行到此住立後人敬意故建
茲塔自斯以北境域皆号篾戾車唐言邊地如來欲
有教化乘空往来不復履地若步行時地便傾動

從此南廿餘里下嶺濟河至那揭羅曷國北印度境大城
東南二里有窣堵波高三百餘尺无憂王所造是
釋迦菩薩於第二僧祇遇然燈佛敷鹿皮衣及布
髮掩泥得受記處雖經劫壞此跡恒存天散衆花
常為供養法師至彼礼拜旋遶傍有老僧為法
師說建塔因緣法師問曰菩薩布髮之時既是第
二僧祇從第二僧祇至第三僧祇中間經无量劫一
劫中世界有多成壞如火災起時蘇迷盧山尚為灰
燼如何此跡獨得无虧答曰世界壞時此亦隨壞世界
成時當其舊處跡現如本且如蘇迷盧山壞已還有
在聖迹何得獨无以此校之不煩疑也亦為名塔
次西南十餘里有窣堵波是佛買花處又東南度
沙嶺十餘里到佛頂骨城〻有重閣第二閣中有七
寶小塔如來頂骨在中骨周一尺二寸髮孔分明其色

黄白盛以寶函但欲知罪福相者磨香末為泥以帛
練裹隠於骨上随其所得以定吉凶法師所得菩提
樹像所将二沙弥大者得佛像小者得蓮花像其守
骨婆羅門歓喜向法師弾指散花云師所得甚為
希有足表有菩提之分復有髑髏骨状如
荷葉復有佛眼睛大如奈光明暉赫徹燭函
外復有佛僧伽胝上妙細氎所作復有佛錫杖
白鐵為環栴檀為茎法師皆得礼拝盡其哀
敬因施金銭五十銀銭一千綺幡四口錦両端法服
二具散衆雜花辞拝而出又聞燈光城西南廿餘
里有瞿波羅龍王所住之窟如来昔日降伏此龍
因留影在中法師欲往礼拝以其道路荒阻又多
盗賊二三年已来人往多不得見以故去者稀疎法師
欲往礼拝時迦畢試国所送使人貪其速還不欲淹

猶勸不令去法師報如来真身之影億劫難逢寧
有至此不往礼拜汝等且漸進奘蹔到即来於是
獨去至燈光城入一伽藍問訪塗路覓人相引无一
肯者後見一小兒云寺莊近彼今送師到莊即与
同去到莊宿得一老人知其處所相引而發行數里
有五賊人拔刀而至法師即去帽現其法服賊云師
欲何去答欲礼拜佛影賊云師不聞此有賊耶答云
賊者人也今為礼佛雖猛獸盈衢且猶不懼况檀越
之輩是人乎賊遂發心隨往礼拜既至窟所窟在石澗
東壁門向西闚窺之窈冥一无所覩老人云師直入
觸東壁訖却行五步許正東而觀影在其處法師
入徑足而前可五十步果觸東壁依言却立至誠而
礼百餘拜一无所見自責鄣累悲號懊惱更至心礼
誦勝鬘等諸經讃佛偈頌隨讃隨礼復百餘拜見

東壁現如鉢許大光燄而還滅悲喜更禮復有盤
許大光現已還滅益增感慕自誓若不見世尊影終
不移此地如是更二百餘拜遂一窟大明見如来影皎
然在壁如開雲霧忽矚金山妙相熙融神姿晃昱
瞻仰慶躍不知所譬仏身及袈裟並赤黄色自膝
已上相好極明花座已下稍似微昧左右及背後菩薩
聖僧等影亦皆具有見已遥命門外六人将火入燒
香比火至欻然仏影還隠急令絶火更請方乃重現
六人中五人見一人竟无所覩如是可半食頃了了分明
見得申礼讃供養散花香訖光滅尒乃辭出所送婆
羅門歡喜歎未曾有云非師至誠願力之厚无致此也
窟門外更有衆多聖迹(説如別傳)相与歸還彼五賊皆毀刀
杖受戒而別從此復与伴合東南山行五百餘里至健
陁邏國(舊云健陁衛也 訛也北印度境也)其国東臨信度河都城号布路沙布

羅國多賢聖古來作論諸師那羅延天无著菩薩世
親菩薩法救如意勝等者皆此所出也王城東北有
置佛鉢寶臺鉢後流移諸國今現在波刺斯國城外
東南八九里有畢鉢羅樹高百餘尺過去四佛並坐其下
現有四如來像當來九百九十六佛亦當坐焉其側又有
窣堵波是迦膩色迦王所造高四百尺基周一里半高
一百五十尺其上起金銅相輪卄五層中有如来舍利一
斛大窣堵波西南百餘步有白石像高一丈八尺北面立
多靈瑞往往有人見像夜遶大塔經行迦膩色迦伽藍東
北百餘里渡大河至布色羯邏伐底城城東有窣堵波
无憂王造即過去四佛說法處也城北四五里伽藍內有
窣堵波高二百餘尺无憂王所立即釋迦佛昔行菩
薩道時樂行恵施於此國千生為王即千生捨眼處此
等聖跡无量法師皆得觀礼自高昌王所施金銀綾

縎衣服等所至大塔大伽藍處皆分留供養申誠而
去從此又到烏鐸迦漢荼城北陟履山川行六百餘里
入烏仗那國 唐言苑昔阿輸迦王之苑也舊稱烏長訛也 夫蘓婆薩堵河昔有伽藍一
千四百所僧徒一萬八千今並荒蕪減少其僧律儀傳訓
有五部焉一法密部二化地部三飲光部四説一切有部
五大衆部其王多居瞢揭釐城人物豐盛城東四五
里有大窣堵波多有奇瑞是佛昔作忍辱仙人為羯
利王 唐言鬪諍舊云哥利訛也 割截身體處城東北二百五十里入大山
至阿波邏羅龍泉即蘓婆河之上源也西南流其地寒冷
春夏恒凍暮即雪飛仍含五色霏霏亂舞如雜花焉龍
泉西南卅餘里水北岸盤石上有佛脚跡隨人福願量
有脩短是佛昔伏阿波邏羅龍時至此留跡而去順流下
卅餘里有如來濯衣石袈裟條葉文相宛然城南四百餘
里至醯羅山是如來昔聞半偈 舊曰偈梵文略也或曰偈他梵文訛也今從正音宜云伽他伽他者唐言頌頌有卅二言也

報藥叉之恩捨身下處瞢揭釐城西五十里渡大河至盧
醯呾迦唐言赤窣堵波高十餘丈无憂王造是如來昔作慈
力王時以刀刺身飤五藥叉處舊曰夜叉訛也城東北卅餘里至遏
部多唐言奇特石窣堵波高卅尺人在昔佛於此為人天說法佛
去後自然踊出此塔々西渡大河三四里至一精舎有阿
縛盧枳多伊濕伐羅菩薩像唐言觀自在合字連聲梵語如上分文而言即阿縛盧枳多譯曰
觀伊濕伐羅譯曰自在舊云光世音或云觀世音或觀世自在皆訛也威靈極著城東北聞說有人登
越山谷逆上徒多河途路危險攀緣絙鎖踐蹈飛梁可
行千餘里至達麗羅川即烏仗那舊都也其川中大伽
藍側有刻木慈氏菩薩像金色裝嚴高百餘尺末田
底迦舊曰末田地訛也阿羅漢所造彼以神通力將一匠人昇覩史
多天舊曰兜率陀訛也親觀妙相往來三返尒乃功畢自烏鐸迦
漢荼城南渡信度河々廣三四里流極清急毒龍惡
獸多窟其中有持印度奇寶名花及舍利度者船輙

覆没渡此流至呾叉始羅國(北印度境)其城北十二三里有
窣堵波无憂王所建毎放神光是如來昔行菩薩道
為大國王号戦達羅鉢刺婆(唐言月光)志求菩提捨千頭
處塔側有伽藍昔經部師拘摩羅多(唐言童壽)於此製造
衆論從此東南七百餘里聞有僧訶補羅國(北印度境)又
從呾叉始羅北界渡信度河東南二百餘里経大石
門是昔摩訶薩埵王子於此捨身飤餓烏擇(音徒)七子處
其地先為王子身血所染今猶絳赤草木亦然又從此
東南山行五百餘里至烏刺叉國又東南登危險度鐵橋
行千餘里至迦濕弥羅國(舊曰罽賓訛也)其都城西臨大河伽藍
百所僧五千餘人有四窣堵波崇高壯麗无憂王所建
各有如來舎利斗餘法師初入其境至石門彼國西門
也王遣母弟將車馬來迎入石門已歴諸伽藍礼拜到一
寺宿寺名護瑟迦羅其夜衆僧皆夢神告曰此客僧

従摩訶脂那来欲學法印度觀礼聖迹師曩未聞其人既為法来有无量善神随逐現在於此師等宿福為遠人所慕宜勤誦習令他讃仰如何懈怠沉没睡眠諸僧聞已各々警寤経行禅誦至旦来説其日縁礼敬逾肅如是数日漸至近城離可一由旬到達摩舎羅（唐言福舎王之所建施逆行旅給貧乏之道人）王率群臣及都内僧詣福舎相迎從千餘人幢蓋盈塗煙花満路既至相見礼讃殷淳自手以无量花供散訖請乗大象相随而進至都止闍耶因陀羅寺（王舅所立也）明日請入宮供養并命大徳僧稱等數十人食訖王請開講令法師論難觀之甚喜又承遠来慕學尋讀无本遂給書手廿人令寫経論別給五人供承驅使資待所須事々公給彼僧稱法師者高行之人戒禁淳潔思理淹深多聞惣持才睿神茂而性愛賢重士既屬上賓盱衡延納法師亦傾心諮禀曉夜无疲

因請講授諸論彼云是雖年向七十氣力已衰慶逢神
器乃勵力敷揚自午已前講俱舎論午已後講順正
理論初夜後講因明聲明論由是境内學人无不悉
集法師随其所説領悟无遺研幽聲節盡其神秘彼
公歡喜歎賞无極謂衆人曰此脂那僧智力宏贍顧
此衆中无能出者以其明懿足繼世親昆季之風所恨
生乎遠國不早接聖賢遺芳耳特衆中有大乘學
僧毗戍陁僧訶（唐言師子）辰那飯茶（唐言最勝親）薩婆多學僧蘇
伽蜜多羅（唐言如來友）婆蘇蜜多羅（唐言世友）僧祇部學僧蘇利
耶提婆（唐言日天）辰那羅多（唐言最勝救）其國先來尚學而此僧
等皆道業賢貞才解英富方僧稱雖不及比諸人足有
餘既見法師為大匠褒揚无不發憤難詰法師亦明目
詶辭无所蹇滯由是諸賢亦來愧服其國先是龍池
佛涅槃後第五十年阿難弟子末田底迦阿羅漢教化

龍王捨池立五百伽藍召諸賢聖於中住止受龍供養其
後健陀羅國迦膩色迦王如來滅後第四百年日勝尊
者請諸聖衆內窮三藏外達五明者得四百九十九人又
尊者世友合五百賢聖於此結集三藏先造十万頌鄔
波第鑠論舊曰優波提舍訛也釋素呾纜藏舊曰脩多羅訛也次造十万頌毗奈
耶毗婆沙論釋毗奈耶藏舊曰毗那耶訛也次造十万頌阿毗達
磨毗婆沙論釋阿毗達磨藏或曰阿毗曇訛也凡卅万頌九十
六萬言王以赤銅為鍱鏤寫論文石函封記遣大窣堵
波而儲其中命藥叉神守護奧義重明此之力也如是傳
譯首尾二年學諸經論礼聖跡已乃辭出西南逾涉山
澗行七百里至半笯蹉國從此東行四百餘里至遏邏
闍補羅國北印度從此東南下山渡水七百餘里至磔迦國
北印度境自藍波至於此土其俗既住邊荒儀服語言稍殊
印度有鄙薄之風焉自出遏邏闍補羅國經二日渡旃達

羅婆伽河（此云月分）到闍耶補城宿於外道寺ヽ在城西門
外是時徒侶廿餘人後日進到奢羯羅城ヽ中有伽
藍僧徒百餘人昔世親菩薩於中製勝義諦論其側
有窣堵波高二百尺是過去四佛說法之處見有經行
遺迹從此出那羅僧訶城東至波羅奢大林中逢賊
五十餘人法師及伴所將衣資劫奪都盡仍揮刀驅
就道南枯池欲總屠害其池多有蓬棘蘿蔓法師所
將沙彌遂映刺林見池南岸有水穴堪容人過私告法
師ヽ即相与透出東南疾走可二三里遇一婆羅門耕地告
之被賊彼聞驚愕即解牛与法師向村吹貝擊鼓相
命得八十餘人各將器杖急往賊所賊見衆人逃散
各入林間法師遂到池解衆人縛又從諸人施衣分
与相攜投村宿諸人悲泣獨法師笑无憂戚同
問行路衣資賊掠俱盡唯餘性命僅而獲存困弊艱

范理拯於此所以却思林中之事不覺悲傷法師何
曰不共憂之倒爲欲發答曰始生之貴唯乎性々命
々既在餘何所憂故我土俗書云天地之大寶曰生々之
既在則大寶不忘小々衣資何足憂悋由是徒侶感
悟其澄波之量渾之不濁如此明日到磔迦國東境至
一大城々西道北有大菴羅林々中有一七百歳婆羅門
及至觀之可卅許質状魁梧神理淹審明中百諸論善
吠陀等書有二侍者各百餘歳法師与相見延納甚歡
又聞被賊即遣一侍者命城中信佛法人令爲法師造
食其城有數千戸信佛者蓋少宗事外道者極多法
師在迦濕弥時聲譽已遠諸國皆知其使乃遍城中
告唱云支那國僧來近處被賊衣服總盡諸人宜共知
時福力所感遂使邪黨革心有高傑等三百餘人
聞已各將斑氎布一端并奉飲食恭敬而來俱積於前

拜跪問訊法師為咒願并說報應因果令諸人等皆發
道意棄邪歸正相對笑語舞躍而還長年歎未曾有
於是以氎布分給諸人人各得數具衣直猶用之不盡
以五十端布奉施長年仍就停一月學経百論廣百
論其人是龍猛弟子親得師承說甚明淨從此東到
至那僕底國詣突舍薩那寺有大德毗膩多鉢臘
婆（此云調伏光即北印度王子）好風儀善三藏自造五蘊論釋唯識卅
論釋因住十四月學對法論顯宗論理門論等大城東
南行五十餘里至荅秣蘇伐那僧伽藍（唐言闇林）僧徒三百
餘人學說一切有部賢劫千佛皆當於此地集人天說
法釋迦如來涅槃後第三百年中有迦多衍那（舊曰迦旃延訛）
論師於此製發智論從此東北行百四五十里至闍爛
達那國（北印度境）入其國詣那伽羅馱那寺有大德旃達羅
伐摩（此云月胄）善究三藏因就停四月學衆事分毗婆沙

從此東北登履危嶮行七百餘里至屈(居勿反)露多國(北印度境)自屈露多國南行七百餘里越山濟河至設多圖盧國從此西南行八百餘里至波理夜呾羅國(中印度境)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秣菟羅國(中印度境)釋迦如來諸聖弟子舍利子等遺身窣堵波謂舍利子(舊曰舍利子又曰舍利弗訛也)沒特伽羅子(舊曰目乾連訛也)等塔皆見在呾麗衍尼弗呾羅(唐言滿慈子舊曰彌多尼子訛略也)優波釐阿難陀羅怙羅(舊曰羅睺羅又曰羅云皆訛也)及曼殊室利(唐言妙吉祥舊曰濡首又曰文殊師利或言曼殊尸利譯曰妙德訛也)菩薩是等諸窣堵波每歲備福之日僧徒相競隨所宗事而脩供養阿毗達磨衆供養舍利子習定之徒供養沒特伽羅子誦持經者供養滿慈子學毗柰耶衆供養優波離諸比丘尼供養阿難未受具戒者供養羅怙羅學大乘者供養諸菩薩城東五六里至一山伽藍尊者烏波毱多(唐言近護)之所建也其中爪髮舍利伽藍北巖有石室高二十餘尺廣卅

餘尺四寸細籌積其内尊者近護説法導夫妻俱證阿
羅漢果者乃下一籌單己及別族者雖證不記從此東
北行五百餘里至薩他泥濕伐羅國（中印度）又東行四百餘里
至窣祿勤那國（中印度）東臨殑伽河北背大山閻牟那河中境
而流又河東行八百餘里至殑伽河源廣三四里東南流
入海處廣十餘里其味甘美細沙隨流彼俗書記謂之
福水就中沐浴衆罪銷除啜波漱流則災殃殄滅沒
而死者即生天受福愚夫愚婦常集河濵皆外道
邪言无其實也後提婆菩薩示其正理方始停絶國
有大德名闍耶毱多善閑三藏法師遂一冬半春就聽
經部毗婆沙訖渡河東岸至秣底補羅國其王
戍陁羅種也伽藍十餘所僧八百餘人學小乘一
切有部大城南四五里有小伽藍僧徒五十餘人
昔瞿拏鉢剌婆（唐言德光）論師於此作辯真等論說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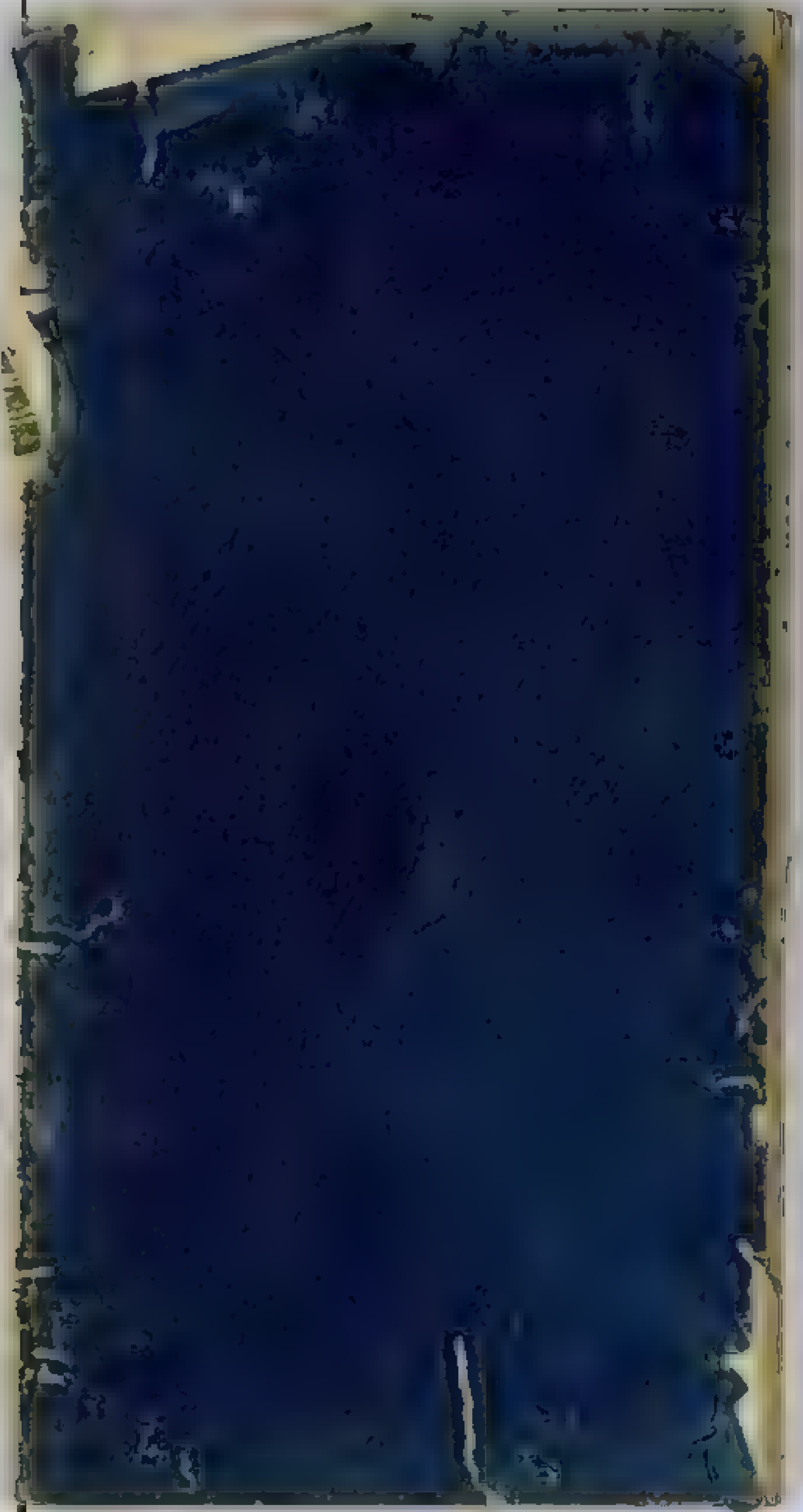
鍱部論師是鉢伐多國人本習大乘後退學小時
提婆犀那（唐言天軍）阿羅漢往來都史多天德光願見慈
氏決諸疑滯請天軍以神力接上天宮所見慈氏揖
而不禮言我出家具戒慈氏處天同俗禮敬非宜如
是往來三返皆不致禮既我慢自高疑亦不決德光伽
藍南三四里有伽藍僧二百餘人並小乘學是衆賢
論師壽終處論師本迦濕彌羅國人博學高才明一
切有部毗婆沙特世親菩薩亦以睿智多聞先作阿
毗達磨俱舍論破毗婆沙師所執理淵文花西域學徒
莫不讃仰爰至鬼神亦皆講習衆賢覽而心憤又
十二年覃思作俱舍雹論二万五千頌八十万言造訖
欲与世親面定是非未果而終世親後見其論歎有知
解言其思力不減毗婆沙之衆也雖然甚順我義宜名
順正理論遂依行焉衆賢死後於菴沒羅林中起窣

堵波今猶見在林側又有窣堵波是毗末羅蜜多羅（唐言）
（无垢稱）論師遺身處論師迦濕彌羅國人於説一切有部出
家遊五印度學窮三藏將歸本國途次衆賢之塔悲
其著述未及顯揚俺便逝殁自誓更造諸論破大乘
義滅世親名使論師之旨永傳遐代説此語已心智狂
亂五舌重出遍體血流自知此苦原由惡見裁書懺悔勸諸
同志勿謗大乘言終氣絶當死之處地陷爲坑其國有大
德蜜多斯那年九十即德光論師弟子善閑三藏法
師又半春一夏就學薩婆多部怛埵三弟鑠論（唐言辯眞論二万五千
頌德光所造）隨發智論等又從此北行三百餘里至婆羅吸摩補
羅國（北印度境）又從此東南行四百餘里至醯掣怛羅國（中印度境）
又南行二百餘里渡殑伽河西南至毗羅那拏國（中印度境）又東
行二百餘里至劫比他國（中印度境）城東二十餘里有大伽藍院
内有三寶階南北列面東下是佛昔於切利天爲摩耶夫

人說法訖歸贍部洲下處中是黃金左是水精右是白
銀如來起善法堂將諸天衆椎中階而下大梵天王執白
拂履銀階處右天帝釋持寶蓋蹈水精階居左是
時百千天衆諸大菩薩陪隨而下自數百年前猶
有階級今並淪沒王戀慕累塼石擬其狀飾以
雜寶見高七十餘尺上起精舍中有石佛像左右有
釋梵之像並放先儀式勳如在傍有石柱高七丈无憂
王所立傍有石基長五十餘步高七尺是佛昔經行
所從此西北行二百里至羯若鞠闍國（唐言曲女城）（中印度）國周四
千里都城西臨殑伽河長廿餘里廣五六里伽藍百餘所
僧萬餘人大小俱學其王吠奢種也字曷利沙伐彈那
（唐言喜增）父字波羅羯邏伐彈那（唐言作光）兄字曷邏闍伐彈那（唐言王增）
喜增在位仁慈國人稱詠時東印度羯羅拏蘇伐
剌那（唐言金耳）國設賞迦王（唐言月）忌其明略而為隣患乃

誘而害之大臣婆尼(唐言明了)及群僚等悲蒼生之无
主共立其弟尸羅阿迭多(唐言戒日)統承宗廟王雄姿秀傑
筭略宏遠德動天地義感人神遂能雪報兄讎牢
籠印度威風所及禮教所霑无不歸德天下既定黎庶
斯安於是戢武韜戈營樹福業勅其境内无得殺生凡
厥元元普令斷肉隨有聖迹皆建伽藍歲三七日遍供
衆僧五年一陳无遮大會府庫所積並充檀捨詳其所
行須達拏之流矣城西北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東南
六七里殑伽河南有窣堵波亦高二百餘尺並无憂王所
造皆是佛昔說法處法師入其國到跋達邏毗訶羅
寺住三月依毗離耶犀那三藏讀佛使毗婆沙日冑毗
婆沙訖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巻第二

持寶院 長弘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沙門慧立本
釋彥悰箋

起阿踰陁國終伊爛拏國

自此東南行六百餘里渡殑伽河南至阿踰陁國（中印度）寺百餘所僧徒數千人大小乘兼學大城中有故伽藍是伐蘇槃度菩薩（唐言世親舊曰婆藪般豆譯爲天親訛也）於此製大小乘論及爲衆講處城西北四五里臨殑伽河岸大伽藍中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所建佛昔三月說

法處其傍又有過去四佛經行處城西南五六里有故
伽藍是阿僧伽菩薩說法處菩薩夜昇覩史多天於
慈氏菩薩所受瑜伽論莊嚴大乘論中邊分別論晝
則下天為衆說法阿僧伽亦名无著即健陁羅國也
佛滅度後一千年中出現於世從彌沙塞部出家後信大
乘弟世親菩薩於說一切有部出家後信大乘兄弟皆稟
明聖之器含著述之才廣造諸論解釋大乘為中印度
宗匠如攝大乘論顯揚聖教對法唯識倶舍論等皆
其筆也法師自阿踰陁國礼聖跡已順殑伽河与八十
餘人同船東下欲向阿耶穆佉國行可百餘里其河兩岸
皆是阿輸迦林非常深茂於林中兩岸各有十餘船
賊鼓棹迎流一時而出船中驚擾投河者數人賊遂擁
船向岸令諸人解脫衣物搜其珍寶然彼群賊素事突
伽天神每於秋中覓一人質狀端美煞取肉血用以祠之以

祐壽福見法師儀容偉麗骨當之相顧而喜曰我等
祭神特欲將過不能得人今此沙門形貌淑美煞用
祠之豈非吉也法師報以奘穢陋之身得充祠祭實
非敢惜但以遠來意者欲礼菩提樹像耆闍崛山
并請問經法此心未遂檀越煞之恐非吉也船上諸
人皆共同請亦有願以身代賊皆不許於是賊師
遣人取水於花林中除地設壇和泥塗掃令兩人
拔刀牽法師上壇欲即揮刃法師顏无有懼賊皆
驚異既知不免語賊願賜少時莫相逼惱使我安心
歡喜取滅法師乃專心覩史多宮念慈氏菩薩願得
生彼恭敬供養受瑜伽師地論聽聞妙法成就通慧
還來下生教化此人令修勝行捨諸惡業及廣宣諸
法利安一切於是礼十方佛正念而坐注心慈氏無復異
緣於心想中若似登蘇迷盧山越一二三天見都史多

寓慈氏菩薩處妙寶臺𢌞衆圍遶此時身心歡
喜忽不知壇不憶有賊同伴諸人發聲𠮟喚須臾之
間黒風由起折樹飛沙河流涌浪船舫漂覆賊徒大駭
問同伴曰沙門從何處來名字何等報曰從支那國來
求法者此也諸君若煞得無量罪且觀風波之状天神
已瞋宜急懺悔賊懼相率懺謝稽首歸依時亦不覺賊
以手觸介乃開目謂賊曰時至耶賊曰不敢害師願受懺
悔法師受其禮謝爲説煞盗邪祠諸不善業未來當
受無間之苦何爲電光朝露少時之身作阿僧企
耶長時苦種賊等叩頭謝曰某等妄想顛倒爲所
不應爲事所不應事若不逢師福德感動冥祇
何以得聞懺誨請從今日已去即斷此業願師證明
於是遞相勸告収諸劫具總投河流所奪衣資各還
本主並受五戒風波還静賊衆歡喜頂禮辭別同伴

敬歎轉異於常遠近問者莫不喜怡非求法殷至何
以致茲從此東行三百餘里渡殑伽河北至阿耶穆
佉国（中印度）從此東南行七百餘里渡殑伽河南閻牟那河
北至鉢邏耶伽國（中印度）城西南瞻博迦花林中有窣堵
波无憂王所造是佛昔降外道處其側有伽藍是
提婆菩薩作廣百論挫小乘外道處大城東兩河交
處其西有墠周十四五里土地平正自古已來諸王
豪族仁慈惠施皆至於此周給不計號大施場今戒日王
乃継斯軌五年積財七十五日散施上從三寶下至孤窮
无不悲施從此西南入大林多逢惡獸野象經五百餘
里至憍賞彌国（舊曰俱睒彌訛中印度）伽藍十餘所僧徒三百餘人
城内故宮中有大精舍高六十餘尺有刻檀佛像上
懸石蓋鄔陀衍那王（唐言出愛舊云優填王訛）之所造也昔如來在忉
利天經三月為母説法王思慕乃請目連將工匠昇天

覩佛尊顏容心還以紫檀雕列以像真容無尊不
來特像迎佛即此也城南有故宅是瞿史羅舊曰瞿師羅訛
長者故居也城南不遠有故伽藍即長者之園
地中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无憂王所造次東南重
閣是世親造唯識論處次東菴沒羅林有故基是无
著菩薩作顯揚論處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鞞索迦國
伽藍二十餘所僧三千許人學小乘正量部東南道
左有大伽藍是昔提婆設摩阿羅漢造識身足論說
无我人瞿波阿羅漢作聖教要實論說有我人因此法
執遂深諍論又是護法菩薩七日中摧伏小乘一百論師
處其側又有如來六年說法處有一樹高七十餘尺
昔佛因淨齒棄其餘枝遂植根繁茂至今邪見之
徒數來殘伐隨伐隨生榮茂如本從此東北行五百
餘里至室羅伐悉底國舊曰舍衛國訛周六千餘里伽藍數百僧

徒數千並學正量部佛在時鉢羅斯那恃多（唐言勝軍舊稱波斯匿訛）王所都也城內有王殿故基次東不遠有故基上建窣堵波勝軍王為佛造大講堂處次復有塔是佛姨母鉢羅闍鉢底（唐曰生主舊曰波闍波提訛也）比丘尼精舍次東有塔是蘇達多（唐言樂施舊曰須達訛也）故宅宅側有大窣堵波是鴦窶利摩羅（舊曰央掘摩羅訛）捨邪之處城南五六里有逝多林（唐言勝林舊曰祇陀訛也）即給孤獨園也昔為伽藍今已頹毀東門左右各建石柱高七十餘尺無憂王所造諸屋並盡獨一塼室有中有金像昔佛昇天為母說法勝軍王戀慕聞出愛王刻檀為像曰造此也伽藍後不遠是外道梵志殺婦謗佛處伽藍東百餘步有大深坑是提婆達多以毒藥害佛生身入地獄處其南復有大坑瞿伽梨比丘謗佛生身入地獄處坑南八百餘步是戰遮婆羅門女謗佛生身入地獄處凡此三坑窺不見底伽藍東七

十餘歩有精舎高大中有佛像東面坐如来昔共外
道論義處次東有天祠量等精舎日光移轉天祠影
不及精舎精舎影常覆天祠次東三四里有窣堵波是舎
利子与外道論議處大城西北六十里有故城是賢
劫中人壽二万歳時迦葉波佛父城也城南是佛成正
覺已初見父處城北有塔有迦葉波佛全身舎利並
无憂王所立從此東南行百餘里至劫比羅伐窣堵国
舊曰迦毗羅衛國訛也
国周十餘里都城十餘里並皆頽毀宮城周
十五里壘塼而成基址峻固内有故基浄飯王之正殿上建
精舎中作王像次北有故基側有精舎是釈迦菩薩降
神母胎處中作菩薩降生之像上坐部云菩薩以嗢怛羅
頞沙荼月三十日夜降神母胎當此五月十五日諸部
則以此月廿三日當此五月八日東北有窣堵波阿私陀仙
相太子處城左右有太子共諸人捔力處人有

太子乘馬游城處及先於四門見老病死及沙门猒
離世間迴駕處從此東行荒林五百餘里至藍摩
国居人稀少故城東南有塼窣堵波高百餘尺
如来涅槃後此国先王分得舍利還而造也每放光
明其側有龍池龍數變身為人遶塔行道野象
銜花常来供養其側不遠有伽藍以沙弥知寺任
相傳昔有苾蒭招命同学遠来礼拜見野象銜
花安置塔前復以牙芟草以鼻灑水衆見无不感
歎有一苾蒭便捨大戒願留供養謂衆人曰是畜
生猶知敬塔獻花灑掃我居人類依佛出家豈可
目覩荒残不供事也即辭衆住結宇疏池種殖
菓雜涉寒暑不以勞倦隣国聞之各捨財寶
共建伽藍仍即屈知僧務自此相承遂為故事
矣沙弥伽藍東大林中行百餘里有窣堵波无

憂王所建，是太子踰城至此，解寶衣天冠髮珠付闡鐸迦（舊曰車匿訛）還處也。及剃髮，皆有塔記。出此林已至拘尸那揭羅國處。擬蕉梗城内，東北隅有窣堵波，无憂王所建，准陀故宅（舊曰純陀訛也）。宅中有井，将營獻供，特鑒也。水猶澄湛。城西北三四里渡阿恃多伐底河（唐言无勝，舊曰阿利跋提河訛也）。河側不遠至娑羅林。其樹似槲而皮青葉白，其光閏，雙齊高，即如来涅槃處也。有大甎精舍，中有如来涅槃之像，北首而臥。傍有大窣堵波，高二百餘尺，无憂王所建。又立石柱，記佛涅槃事，而不書年月。相傳云佛處世八十年，以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入涅槃，當此二月十五日。説一切有部復云佛以迦剌底迦月後半入涅槃，當此九月八日。自涅槃已来，或云千二百歲，或千三百歲，或千五百歲，或云過九百未滿千年。又如来

坐金牀為母說法出臂阿難現足示迦葉雪
木焚身八王分骨皆有塔記從此復大林中往五
百餘里至婆羅痆斯国(音女點反)国周回千餘里都城西
臨殑河伽藍十餘里廣五六里伽藍卅餘所僧二
千餘人學小乘一切有部渡婆羅痆斯河東北行
十餘里至鹿野伽藍臺觀雲連長廊四合僧徒
一千五百人學小乘正量部大院內有精舍高
百餘尺石陛甎龕層級百數皆起黃金佛像
室中有鍮石佛像量等如來身作轉法輪狀精舍
東南有石窣堵波無憂王所建高百餘尺前有
石柱七十餘尺是佛初轉法輪處其側又梅怛麗
耶(唐言慈氏舊日彌勒訛也) 菩薩受記處次西有窣堵波是佛昔
為護明菩薩於賢劫中人壽二万歲時迦葉波佛所
受記處又迦受記南有過去四佛經行處長五十

餘仮高七尺以青石積成上有四佛經行之像伽
藍西有如来沐浴池又有滌器池又有浣衣池神
龍守護无人穢觸池側有窣堵波佛從并行時為
六牙白象施獵師牙處又為鳥時与獼猴白象約尼
拘律樹定長幼巡行化人處又作鹿王又度憍陳如
等五人處從此順殑伽河流東行三百餘里至戰
主国從此東北渡殑伽河行百四五十里至吠舍
釐国（舊曰毗舍離訛也）国周五千餘里土壤良沃多菴沒羅
菓茂遮菓都城荒毀故基周六七十里居人甚少
宮城西北五六里有一伽藍旁有窣堵波是佛昔
說毘摩羅詰經處次東北三四里有窣堵波是毗
摩羅詰故宅其宅尚多靈異去此不遠有一室積
石所作是无垢稱現疾說法處其側又有寶積
故宅菴摩羅女故宅次北三四里有窣堵波是

佛涅槃拘尸那国般涅槃天人随從侍立處次
西復有佛最後觀此舍釐處次南又有菴羅女
持園施佛處又有佛許魔王涅槃處從此舍釐
南境去殑伽河百餘里到吠多補羅城得菩薩藏
經又南渡殑伽河至摩揭陁国（舊曰摩伽陁訛）周五千餘里
俗崇學重賢伽藍五十餘處僧万餘人多大乘
學河南有故城周七十餘里雖復荒頽猶有雉
堞昔人壽无量歲時号拘蘇摩補羅城（唐言香花宮城）王
宮多花故致此号後至人壽數千歲時更名波吒
釐子城（舊曰巴連弗訛）復約波吒釐樹為名至佛卅後弟
一百年有阿輸迦（唐言无憂王 舊曰阿育王訛也）王即頻毗娑羅王（唐言影堅）
之曾孫也自王舍城遷都來此年代遼遠今唯故
基伽藍數百存者二三故宮北臨殑伽河為小城
有千餘家宮北有石柱高數十尺无憂王作地獄

慶法師在小城停七日巡礼聖迹地獄南有窣堵
波即八万四千之一也以人功建立中有如来舍利
一斗每放神光次有精舍中有如来所履石上有
佛雙跡長一尺八寸廣六寸両足下有千輻輪相十
指端有万字花文及瓶魚等皎然明著是如来将
入卌發吠舍釐至此於河南岸大方石上立顧謂阿
難此是吾最後望金剛座及王舍城所留之跡也精
舍北有石柱高卅餘尺書記無憂王三以贍部洲施
佛法僧三以珍寶贖詞也故城東南有屈吒阿監
摩（唐言雞園）僧伽藍故基无憂王所造是召千僧四事
供養處是等聖跡凡停七日礼拜方遍又西南
行六七由旬至低羅磔迦寺々有三藏数十人聞
法師至皆出迎引從此又南行百餘里到菩提樹々
垣壘甎高峻極固東西長南北稍狭正門東對

尼連禪河南門接大花池西帶險固北門通大伽藍
其内聖跡連接或精舎或窣堵波並諸王大臣豪
富長者慕聖營造用為旌記正中有金剛座賢
劫初成与大地俱起據三千大千之中下極金輪上
齊地際金剛所成周百餘歩言金剛者取其堅固
難壊能沮萬物若不依本際則地不能停若不以金
剛為座則无能發金剛定今欲降魔成道必居於
此若於餘地〻便傾興故賢劫千佛皆就此焉又
成道之處亦曰道場世界傾搖獨此不動一二百年
来衆生薄福往菩提樹不見金剛座佛涅槃後諸国
王以両軀觀自在菩薩像南北標界東向而坐相傳
此菩薩身沒不現佛法當盡今南邊菩薩已沒至胷其
菩提樹即畢鉢羅樹也佛在時高數百尺比頻為悪
王誅伐今可五丈餘佛坐其下成无上等覚因謂菩提

樹茎黄白枝葉青潤秋冬不凋唯至如来涅槃日其
葉頓落経宿還生如本毎至是日諸国王与臣僚共
集樹下以乳灌洗然燈散花収葉而去法師至礼菩提
樹及慈氏菩薩所作成道時像至誠瞻仰訖五躰投地
悲哀懊悩自傷歎言仏成道時不知漂淪何趣今
於像季方乃至斯緬惟業鄣一何深重悲涙盈目
時逢衆僧解夏遠近輻湊数千人観者无不嗚噎
其処一踰繕那聖跡充満停八九日礼拝方遍至弟
十日那爛陀寺衆差四大徳来迎即与同去行可七踰
繕那至寺庄々是尊者目連本生之村至庄食須
臾更有二百余僧与千余檀越将幢蓋花香復来
迎引讃歎囲遶入那爛陀既至合衆都集法師与相
見訖上坐頭別安牀命法師坐徒衆亦坐訖遣維
那撃揵稚唱法師住寺々中一切僧所畜用法物

道具咸皆共同仍差廿人非老非少內解經律威儀
齊整者將法師參正法藏即戒賢法師也衆共尊
重不斥其名號為正法藏於是随衆入謁既見方事
師資務盡其敬依彼儀式膝行肘歩嗚足頂禮問訊
讃歎訖法藏令廣敷床座命法師及諸僧坐訖問
法師從何處来報從支那國来欲依師學瑜伽論
聞已啼泣喚弟子佛陀跋陀羅唐言覺賢即法之姪也年
七十餘博通經論善於言談法藏語曰汝可為衆
說我三年前病惱因縁覺賢聞已啼泣捫淚而說
昔縁云和上昔患風病每發手足拘急如火燒刀刺之
痛乍發乍息凡廿餘載去三年前苦痛尤甚厭惡
此身欲不食取盡於夜中夢三天人一黄金色二瑠
璃色三白銀色形貌端正儀服輕明来問和上曰汝欲
弃此身耶經云說身有苦不說厭離於身汝於過去

曾作国王多惱衆生故招此報今宜觀省宿愆至
誠懺悔於苦安忍勤宣経論自當銷滅直尒猒身
苦終不盡和上聞已至誠礼拜其金色人指碧色者
語和上曰汝識不此是観自在𦬇又指銀色曰此是慈
氏𦬇和上即礼拜慈氏問曰戒賢常願生於尊處不
知得不報曰汝廣傳正法後當得生金色者自言我是
曼殊室利𦬇我等見汝空欲捨身不為利益故来勸
汝當依我語顯揚正法瑜伽論等遍及未聞汝身即漸
安隠勿憂不差有支那国僧樂通大法欲就汝學汝
可待之法藏聞已礼拜報曰敬依尊教言已不見自
尒已来和上所苦瘳除僧衆聞者莫不稱歎希有
法師得親承斯記悲喜不能自勝更礼謝曰若如所説
玄奘當盡力聽習願尊慈悲攝受教誨法藏又問
法師汝在路幾年答三年既与昔夢符同種種

誨喻令法師勸善以申師弟之情言訖辭出向幼日王
院安置於覺賢房第四重閣七日供養已更安置上房
在護法菩薩房北加諸供給日得擔步羅葉一百廿
枚檳榔子廿顆豆蔻廿顆龍腦香一兩供大人米一
斗其米大於烏豆作飯香鮮餘米不及唯摩揭陁
國有此秔米餘處更无獨供國王及多聞大德故號
爲供大人米月給油三升酥乳等隨日取足淨人一
人婆羅門一人免諸僧事行乘象輿那爛陁寺主
客万僧預此供給添法師合有十人其遊踐殊方
見禮如此那爛陁寺者此云施无猒寺耆舊相傳此
伽藍南菴沒羅園園中有池池有龍名那爛陁傍
建伽藍故以爲號又云是如來昔行菩薩道時爲大
國王建都此地悲愍孤窮常行惠捨物念其恩
故號其處爲施无猒也地本菴沒羅長者園五百

萬人以十億金錢買以施佛於此處三月說法萬人多有證果佛并後此国先王鑠迦羅阿逸多（唐言帝日也）敬慈佛造此伽藍王崩後其子佛陀毱多王（唐言覺護）纂承鴻業次東又造伽藍至子怛他揭多王（唐言如來）次東又造伽藍至子婆羅阿逸多（唐言幼日）次東北又建伽藍後見聖僧從此支那国往赴其供心生歡喜捨位出家其子伐闍羅（唐言金剛）繼立次北又建伽藍其後中印度王於側又造伽藍如是六帝相承各加營造又以甎壘其外合為一寺都建一門庭序別開中分八院寶臺星列瓊樓岳峙觀竦煙中殿飛霞上生風雲於戶牖交日月於軒簷加以流水逶迤青蓮菡萏羯尼花樹暉煥其間菴沒羅林森竦其外諸院僧室皆四重〻閣虬棟虹梁綠櫨朱柱雕楹鏤檻玉礎文梲甍棲瑤暉榱連繩彩印度伽藍數千乃

一寺莊嚴崇高此為其極僧徒主客常有万人並學大乘
兼十八部爰至俗典吠陀等書因明聲明醫方術數
亦俱研習凡解經論廿部者一千餘人卅部者五百
餘人五十部者并法師十人唯戒賢法師一切窮覽
德秀年耆為衆宗匠寺内講座日百餘所學徒修
習无弃寸陰德衆所居自然嚴肅建立已來七百餘
載未有一人犯譏過者國王欽重捨百餘邑充其供養
邑二百戶日進秔米酥乳數百石由是學人端拱无
求而四事自足藝業成就斯其力焉法師於那爛陀寺
安置已向王舍城覲礼聖迹王舍舊城波云矩奢揭羅
補羅城唐言上茅宮城也城處摩揭陀國之中古昔君王多住其内
其地又生好香茅故取為稱四面皆山峻峭如削西通
小徑北有大門東西長南北狹周一百五十餘里其
内更有小城基周卅餘里羯尼迦樹處々成林花莖芬

周䒭四時无間花如金色宮城北門外有窣堵波是提
婆達多与未生怨王放護財醉象欲害佛處此東北有
窣堵波是舎利子聞阿濕婆恃苾芻說法證果處
次北不遠有大深坑是室利毱多(唐曰勝密)受外道邪言以
火坑毒飯欲害佛處次大坑東北山城之曲有窣堵波
是時傳迦大醫(舊曰耆婆訛)於此為佛造說法堂其側
現有時傳迦故宅宮城東行十四五里至姞栗陁羅
矩吒山(唐言鷲峯亦云鷲臺舊曰耆闍崛訛也)其山連岡北嶺隆崛特高形如
鷲鳥又狀高臺故取為稱泉石清奇林樹森鬱如來
在世多居此山說法華大波若等无量衆経山城北門
行一里餘至迦蘭陁竹園今現有軌室如來在昔多
居其中制諸戒律園主名迦蘭陁先以此園施諸外
道後見佛又聞深法恨不以園得施如来時地神知
其意為現災恠怖諸外道逐之令出告曰長者欲以園

施佛汝宜速去外道含怒而出長者歡喜建立精舍
訖躬往請佛佛為受之竹園東有窣堵波阿闍多設
咄路王唐云未生怨舊曰阿闍世訛之所建如來涅槃後諸王共分舍利未生
怨王得已持歸建塔供養無憂王發心欲遍造諸塔開
取舍利尚留少許今每放光竹園西南行五六里山側
至到竹林中有大室是尊者摩訶迦葉波於此與九百
九十九大阿羅漢如來涅槃後結集三藏處當結集時
無量聖衆雲集迦葉告曰念知具三明六通總持如
來一切法藏無錯謬者住餘各隨所安時簡得九百
九十九人阿難在於學迦葉語阿難汝漏未盡勿汙清
衆阿難慚愧而出一夜動修斷三界結成阿羅漢還來
叩門迦葉問云汝結盡耶答曰然復曰若結盡者不勞
開門隨意可入阿難乃從戶隙而入禮拜僧足迦葉執
其手曰我故汝除斷諸漏證聖果故驅遣汝出汝當

知之忽以為恨阿難曰若懐恨者豈名法壽於是礼
謝而坐即初安居十五日時也迦葉語阿難曰如来常
於衆中稱汝多聞總持諸法汝可昇座為衆誦素
怛纜藏即一切経也阿難承命而起向佛般涅山
方作礼訖昇坐誦経諸衆随口而録々訖又命優
婆離誦毗奈耶藏即一切戒律也誦訖迦葉自誦
阿毗達磨藏即一切論也経三月安居中集三藏訖
書之貝葉於遍流通諸聖相謂曰我等集此名報
佛恩今日得聞斯其力也以大迦葉僧中上座曰
上座部又此西廿里有窣堵波无憂王所建即大
衆部共集之處諸学无学数千人大迦葉結集時
不預者共集此中更相謂曰如来在日同一師学
世尊滅度駈荷我等々々豈不能結集法藏報
佛恩耶復集素怛纜藏毗奈耶藏阿毗達磨藏雑

集藏禁咒藏別為五藏此中凡聖同會因謂之大

大眾部次東北三四里至曷羅闍姞利呬多城（唐言王舍）

外郭已壞內城猶峻周二十余里面有一門初頻毗娑

羅王居上茅宮特百姓殷稠居家鱗接數遭火

災乃立嚴制有不謹慎先失火者徙之寒林寒林

即彼国棄尸惡處也頃之王宮忽失火王曰我為人

主自犯不禁无以懲下命太子留攝王徒居寒林時

吠舍釐王聞頻婆娑羅野居於外謀興兵襲之候

邏者知而奏王乃以築邑以王先舍於此故名王舍

城即新城也後闍王嗣位因都之至无憂王遷都

波吒釐以城施婆羅門令城中无雜人唯婆羅門

千餘家耳宮城內西南隅有窣都波是殊底色迦

長者故宅（唐言星曆舊曰樹提伽訛）傍又有度羅怙羅處（即佛子也）

爛陁寺西北有大精舍高三百餘尺婆羅阿迭多王

之所建也莊嚴甚麗其中佛像同形樹像精舍東北
有窣堵波如來昔於此七日說法處西北又有過去
四佛坐處其南鍮石精舍戒日王之所建也功雖未畢
詳其圖量限高十餘丈次東二百餘步有銅立
佛像高八十餘尺重閣六層方得覆及昔滿胄王
之所作也又東行數里有窣堵波佛初成道向王舍
城至此頻毗娑羅王與國人千萬衆迎見佛處
又東行卅餘里至因陀羅勢羅窶訶山東峯伽藍
前有窣堵波謂僧娑（許贈反唐言鴈也）昔此伽藍依小乘
漸教食三淨食於一時中買贖不得其撿捉人傍
徨元惜乃見群鴈翔飛作而戲言曰今日僧供有闕
摩訶薩埵宜知是特言訖其引前者應聲而迴
鎩翮高雲投身自墜苾蒭見已慙懼遍告衆僧
聞者發悲元不對之歎法各相謂曰此菩薩也我曹何

人敢欲啖食又如来設教漸次而防我等執彼初誘之言便為究竟之説守愚无改致此損傷自今已後宜依大乗不得更食三浄仍建霊塔以死鴈埋中題表其心使永傳芳烈以故有茲塔也如是等聖迹法師皆周遍観礼訖還帰那爛陁寺方請戒賢法師講瑜伽論同聴者数千人開題訖少時有一婆羅门在衆外悲號而復言笑遣人問其所以答言我是東印度人曾於布磔迦山観自在𦬇像所発願為王并為我現身呵責我言汝勿作此願後公年月日那爛陁寺戒賢法師為脂那国僧講瑜伽論汝當往聴因此聞法後得見佛何用王為今見脂那僧来師復為講与昔言同所以悲喜戒賢法師因令往聴経十五月講徹遣人将婆羅门送与戒日王ヽ封以三邑法師在寺聴瑜伽三遍順正理

一遍顕揚対法各一遍、因明声明集量等論各二
遍中百二論各三遍、其倶舎婆娑六足阿毗曇等
以曽於迦湿弥羅諸国聴訖、至此尋讀決疑、既
兼学婆羅門書、即印度梵書名為記論、其源
无始莫知作者、毎於劫初梵王先説傳授天人、
以是梵王所説故曰梵書、其言極廣有百万頌、即
舊譯云毗伽羅論者是也、然其音不正、若正應云
毗耶羯刺諵、此翻名為聲明記論、以其廣記諸
法能詮故名聲明記論、昔成劫之初梵王先説具百
万頌、後至住劫之初帝釈又略為十万頌、其後北印
度健駄羅国婆羅門都羅邑婆膩尼仙又略為八
千頌、即今印度現行者是、近又有南印度婆羅門為
南印度王復略為二千五百頌、邊鄙諸国多盛
流行、印度博学之人所不遵習、此並西域音字之本、

其支分相應者、復有記論略經、有一千頌、又有字體
三百頌、又有字緣兩種、一名門釋迦、三千頌、二名
溫那地、二千五百頌、此則別辨緣體、又有八界論、八
百頌、此中略合字之緣體、此諸記論辨能詮所詮有
其兩例、一名底彥多聲、有十八囀、二名蘇漫多
聲、有廿四囀、其底彥多聲於文章裝飾處用於
諸汎文亦少用、其蘇漫多囀者、一切諸文同用、其底
彥多聲十八囀者、有一般羅颰迷、二阿答末泥、各
有九囀、故合有十八、初九囀者、如汎論一事、即一事
有三說、他有三、自說有三、一一三中說一、說二、說多
故有三也、兩句皆然、但其聲別、故分二九耳、依般羅
颰迷聲、說有无等諸法、且如說有、即三名、一名婆
皱、二名婆皱砥、三名婆飯底、說他三者、一名
婆皱斯、二名婆皱砥、三名砥婆皱他、自說三者、一婆

彼弥二婆彼鞞（聲去）三婆彼摩（此第三依四吠陁論說）依阿含
未遮九轉者於前九轉下各置毗耶底言餘同上安（言多彼未斯）
此者令文巧妙无別義並衆極美義也薩婆多聲廿
四轉者謂惣有八轉於八轉中一一各三謂說一說二
說多故用為廿四於廿四中一一皆三謂男聲女聲
非男非女聲言八轉者一詮諸法體二詮所作業
三詮作具及能作者四詮所為事五詮所因事六
詮所屬事七詮所依事八詮呼召事且以男聲寄
丈夫上作八轉者丈夫界底語名布路沙體三轉者
一布路殺二布路沙三布路沙（聲）所作業三者一布
路莫二布路留三布路霜作具作者三者一布路鍛
拏二布路諾之（青鞞借反）三布路鍛鞞或言布鍛四所為事
三者一布路度（沙詐反）耶二布路沙諾（鞞借反）三布路鍛韵
（鞞約反）所因三者一布路沙哆（他我反）二布路鍛盧（上）三布路

鍮韵所處三者一布路鍮鍮詛 又子那 二布路鍮詮三布路
鍮諭 又母咸 所依三者一布路腔 又所腔 二布路鍮諭三布路
鍮諳 又所莒 毕呂三者一糸布路鍮二糸布路稍三糸布路、
沙畧举一二如此餘例可知雖為具述法師皆洞達
其詞与彼人言清典逾妙、如是鑽研諸部及学梵
書、凡経五歳從此復往伊爛拏鉢伐多国在路至迦布
德伽藍、々々南二踰繕那有孤山嵓巘崇峻灌木蓊
森、泉沼澄鮮花卉發馥、既為勝地、並廟堂繁盛
變之奇神異多種、最中精舎有刻檀觀自在并、
像、威神特尊、常有數十人或七日二七日絶粒斷漿
請祈諸願、心殷至者即見並具相庄嚴威光朗曜從
檀像中出慰喩其人、与其所願、如是感見數々有
人、以故歸者逾衆、其供養人恐諸來者穢汙尊儀
去像四面各七歩許竪木构欄、人來礼拜皆於欄外

不得近像所奉香花並遙散其鬘花住菩薩手及
臂者以為吉祥以為得願法師欲往求請乃買
種々花穿之為鬘將到像所至誠礼讃訖向菩薩
發三願一者於此学已還歸本國得平安无難者
願花住尊手二者所修福慧願生都史多宮事慈氏
菩薩如言者願花貫掛尊兩臂三者聖教稱衆生
界中有一分无佛性者玄奘今自疑不知有不若有
佛性修行可成佛者願花貫掛尊頸項語訖以花
遙散咸得如言既滿所求歡喜无量其傍同礼及
守精舍人見已彈指蹈足言未曾有也當來若成
道者願憶今日因縁先相度耳自此漸去至伊爛
拏国伽藍十所僧徒四千餘人多學小乘説一切有
部義近有隣王廢其国君以都城施僧於中並建二
寺各千僧有二大德一名怛他揭多毱多（梵如來密）二名羼

底僧訶（此云師子）俱善薩婆多部又停一年就讀毗婆沙順
正理等大城南有窣堵婆佛昔於此三月為天人說
法其傍又有過去四佛遺迹国西界殑伽河南垂小
孤山佛昔於此三月安居降薄句羅藥叉山東南
巖下大石上有佛坐迹入石寸餘長五尺二寸廣四
尺一寸又有佛疊裾稚迦等迹深寸餘作八
出花文国南界蕉林多有大象形量高大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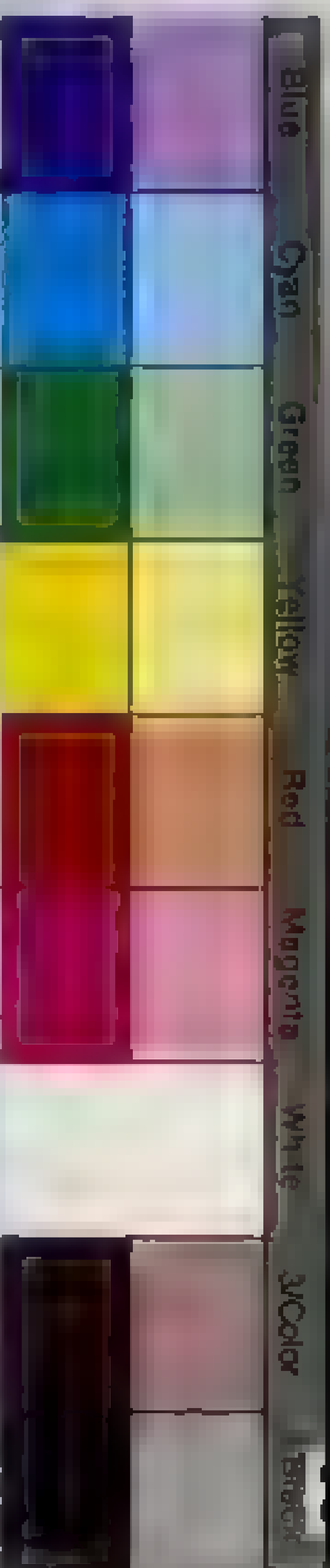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illegible]

持宝院長弘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沙門慧立本　釋彥悰箋

起瞻波國終迦摩縷波國王請

自此順殑伽河南岸東行三百餘里至瞻波國中印度境伽藍十所僧徒三百餘人習小乘教城塹塼壘高數丈基址深闊極為崇固昔者劫初人皆穴處後有天女下降人中遊殑伽河浴水靈觸身生四子分王瞻部洲別擅界築都邑此則一子之都國南界數十由旬有大山

林帶茂連綿二百餘里其樹多有野馬數百為群故彼
爛犂鞬波二國為軍家多每於此林令馬師調神充
國乘用又豊豺光黑豹人无敢行相傳云先佛未出之
時有一牧牛人牧數百頭牛驅至林中有一牛離群獨
去常失不知所在至日暮欲歸還到群內而光色殊悅
鳴吼異常諸牛咸畏无敢處其前者如是多日牧牛
人怪其所以私候目之須臾還去遂逐觀之見牛入一石
孔人亦隨入可四五里豁然大明林野光華多異花菓
爛然溢目並非俗內所有見牛於一處食草草色香潤
亦人間所无其人見諸菓樹赤黄如金香而且大乃摘
取一顆心雖貪愛仍懼不敢食少時牛出人亦隨歸至
石孔未出之間有一惡鬼奪其菓留牧牛人以此問一大
醫斧説菓狀醫言不可即食宜方便將一出來後日
復隨牛入遂摘一顆懷欲將歸鬼復遮奪其人以菓內

於口中鬼復掇其喉人即將藥既入腹身遂洪大頸
雖得出身猶在孔竟不得歸後家人尋訪見其形變
无不驚懼然尚能語說其所由家人歸還多命手力
欲共出之竟无移動國王聞之自觀慮為後患遣人
捆挽亦不能動年月既久漸變為石猶有人狀後更有
王知其為仙藥所變謂侍臣曰彼既因藥身變即身是
藥觀是石其體終是神靈宜遣人將斧斤鑿取少許
將來臣奉王命与工匠往盡力鑿[illegible]一旬不得一
片今猶現在
自此東行四百餘里至羯朱嗢祇羅國 中印度境 尋礼聖
迹伽藍六七所僧徒三百餘人自此東渡殑伽河行六
百餘里至奔那伐彈那國 南印度境 尋礼聖迹伽藍廿餘所
僧三千餘人大小乘兼學城西廿餘里有跋始婆伽藍
臺閣崇峻僧徒七百其側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

昔如來在此三月說法處數發光明又起佛經行遺
迹傍有精舍中有觀自在菩像至誠祈請無願不遂
自此東南行九百餘里居（曰金耳國）至羯羅拏蘇伐剌那
國（東印度境）伽藍十餘所僧徒三百餘人學小乘正量部法
別有三伽藍不食乳酪此兼提婆達多遺教也大城側
有給多未知僧伽藍（唐言赤泥）即往昔此國未有佛法時南
印度沙門客遊此國降伏腹外道邪論已國王為立
其側又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是佛昔於此七日說法
處從此東南出至三摩呾吒國（東印度境）濱近大海氣序
和暢伽藍卅餘所僧徒二千餘人習上坐部義天祠
外道其徒亦衆去城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昔
佛為諸人天於此七日說法處去此不遠又有伽藍中
有青玉佛像高八尺相好端嚴常有自然妙香芬馥
滿院五色光瑞往往屬天凡預見聞無不發道意

從此東北海濱山谷有室利差呾羅國次東南海隅
有迦摩浪迦国次東有墮羅鉢底國次東伊賞那補
羅國次東有摩訶瞻波國（此云林邑）次西有閻摩那洲國凡
此六国山海深遠雖不入其境而風俗可知自此三摩呾
吒国西行九百餘里至耽摩栗底國（東印度境）居近海隅伽
藍十餘所僧衆千餘人城側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无
憂王所造傍有過去四佛經行遺迹又聞海中有僧
伽羅国（此云執師子）有明上座部三藏及解瑜伽論者涉海路
七百由旬方可達彼未去間逢南印度僧相勸云往師
子國者不須水路海中多有惡風藥叉濤波之難可從
南印度東南角水路三日行即到雖復跋履山川然
用為安穩并得觀烏荼等諸國聖迹法師即西南向
烏荼國（東印度境）伽藍百餘所僧徒万餘人學大乘法並有
天祠外道亦雜居窣堵波卄餘所皆无憂王所建

靈相間起國東南境臨大海標枷利怖耶城（發行）郎
海商人及遠方客根往來停止之路南去僧伽羅國二万
餘里每夜靜無雲之時遙望見彼佛牙窣堵波上寶
珠光明間然狀似空中星燭自此西南大林中行千二百
餘里至恭御陀国（東印度境）從此西南行大荒林千四五百里至
羯餕伽国（南印度境）伽藍十餘所僧五百餘人學上坐部
法往者人極殷稠為僕解一五通仙人瞋忿以惡咒殘
害國人少長俱死後餘處稍漸遷居猶未充實自此西
北行千八百餘里至南憍薩羅國（中印度境）王刹帝利也崇敬
佛法愛尚學藝伽藍百所僧徒万人天祠外道頗多殷
雜城南不遠有故伽藍傍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昔
者如來於此處現大神變降伏外道後龍猛菩薩止此伽
藍時此国王号娑多婆訶（唐言引正）珎敬龍猛菩薩供衛甚厚
時提婆菩薩自執師子國來求論議謂門者曰幸為

白龍猛素知其名遂滿鉢盛水命弟子持出示之提婆見
水默而投針弟子將還龍猛見已深加嘉歎曰水之澄滿
以方我德彼來投針遂窮其底若斯人者可與論玄議道
宜以傳燈即令引入坐訖發玄往復彼此俱歡猶魚水相
得龍猛曰吾衰邁矣朗慧日其在子乎提婆避席禮
龍猛足曰某雖不敏敢恭慈誨其國有婆羅門善解因
明法師就停月餘日讚集量論從此自大林中東南行九
百餘里至案達羅國(南印度境)城側有大伽藍構宏峻尊容
麗耆前有石窣堵波高數百尺阿折羅(唐言所行)阿羅漢
所造羅漢伽藍西南廿餘里有孤山上有石窣堵波是
陳那(唐言授也)菩薩於此作因明論處從此南行千餘里至馱那
羯磔迦國(南印度境)城東據山有弗婆勢羅(唐言東山)僧伽藍城
西據山有阿伐羅勢羅(唐言西山)僧伽藍此國先王為佛建立
窮大夏之規式盡林泉之發飾天神保護賢聖遊步

佛𣵀千年之内毎有凡夫僧同来安居竟安居已
證羅漢陵虚而去千年之後凡聖同居自百餘年来山
神易質擾惱行人皆生怖懼无復敢往由是今悉空荒
絶无僧侶城南不遠有一大石山是婆毗吠迦（唐言清辯）論師
住阿素洛宮待慈氏菩薩成佛決疑處法師在其國逢
二僧一名蘇部底二名蘇利耶善解大衆部三藏法師
因就停數月學大衆部根本阿毗達磨等論彼亦依法
師學大乘諸論遂結志同行巡礼聖迹自此西南行千
餘里至珠利耶國（南印度境）城東南有窣堵波无憂王所
建是佛昔於此地現大神通摧伏外道説法度人天
處城西有故伽藍是提婆菩薩与此寺嗢呾羅（唐言上也）
阿羅漢論議至第七轉已去羅漢无言乃竊運神通
往都史多宮問慈氏菩薩為釋因告言彼提婆者植
功曩劫當於賢劫成佛汝勿輕也既還復解

前難提婆曰此慈氏菩薩行者自智所得羅漢
輒服避席礼謝之處從此南經大林行千五六百里至
達羅毗荼國 南印度境 国大都城號建志補羅建志城即
達摩波羅 唐言護法 菩薩本生之處菩薩此国大臣之子少而爽
慧弱冠之後王愛其才欲妻以公主久脩離欲无心愛
染將成之夕特起憂煩乃於佛像前請祈加護願脫茲
難而至誠所感有大神王攜負而出遠離此城數百里
置一山寺佛堂中僧徒來見謂之為盜菩薩自陳由是聞者
驚嘆无不重其高志因即出家尒後專精正法遂能究
通諸部閑於著述乃造聲明雜論二万五千頌又釋廣百
論唯識論及因明數十部並盛宣行其茂德高才別
自有傳述志城即印度南海之口向僧伽羅國水
路三日行到未去之間而彼王死国内飢乱有大德名
菩提迷祇濕伐羅 此云自在覺 阿跋耶鄧瑟哳羅 此云无畏牙

如是等三百餘僧来投印度到建志城法師與相見訖問彼僧曰承彼国大徳等解上坐部三藏及瑜伽論今欲往彼參學師等何因而来報曰我国王死人庶飢荒无可依仗聞贍部州豊樂安隠是佛生處多諸聖迹是故来耳又知法之輩无越我曹長老有疑随意相問法師引瑜伽要文大節徵之亦不能出戒賢之解自此国界三千餘里聞有秣羅矩吒国(南印度境)既濱海側極豐異寶其城東有窣堵波无憂王所建昔如来於此説法現大神變度无量衆國南濱海有秣剌耶山崖谷崇深中有白檀香樹旃檀你婆樹樹類白楊其質涼冷虵多附之至冬方蟄用以別檀也有羯布羅香樹松身異葉花果亦殊濕時无香採乾之後折之中有香狀類雲母色如氷雪此所謂龍腦香也又聞東北海畔有城自城東南三千餘里至僧伽羅国(唐言執師子)(非南印度境也)周七

千餘里都城周四十餘里土宜稼穡滋實黒小急
暴此其俗也国本寶渚多有珎奇其後南印度有女
娉隣國路逢師子王侍従之人怖畏逃散唯女獨在車
中師子来見負女而去遠入深山採果逐禽以用資給
歳月既淹生育男女形雖類人而性暴悪男漸長大白
其母曰我為何類父獸母人母乃為陳昔事子曰人畜
既殊何不捨去而相守耶母曰非不有心但无由免脱
子後逐父登履山谷察其經渉他日伺父去遠即擔
携母妹下投人里至母本国訪問舅氏宗嗣已絶寄
止村閭其師子王還不見妻子憤恚出山哮吼人里
男女往来多被其害百姓以事啓王〃率四兵而募
猛士将欲圍射師子見已發聲瞋吼人馬傾墜无敢
赴者如是多日竟无其功王復標賞告令有能殺師子
者賞賜億金子白母曰飢寒難處欲赴王募如何母曰

不可彼雖是獸仍為尒父若其殺者豈復名人乎若不
如是彼終不去或當尋逐我等來入村邑一旦王知我等
還死亡不相留何者師子為畜獸嫉及我豈有為一
而惱多人二三思之不如應募於是遂行師子見已馴
伏歡喜都无害心子遂以利刀刺喉破腹雖加此苦而
慈愛情深含忍不動因即命絕王聞歡喜怪而問之何
因尒也竟不實言種種窮迫方乃具述王曰若爾非畜
種者誰辦此心雖然我先許賞終不違言但汝殺父殺逆
之人不得更居我國勅有司多與金寶逐之荒外即莊
兩船多置黃金及資粮等送著海中任隨流逝男船
泛海至此寶渚見豐奇翫即便停住後商人將家屬採
寶復至其間乃殺商人留其婦女如是產育子孫繼
无量代人衆漸多乃立君臣以其遠祖執殺師子因為
國稱女船泛至波刺斯國為鬼魅所得生育群女今西

大女国是也又言僧伽羅是商人字以其多智免羅
刹鬼害後得為王至此寶渚殺除羅刹建立國都同之
為名語在西域記其國先无佛法如来滅後一百年中无
憂王弟摩醯因陀羅默捨欲愛獲四沙門果乗空往来
遊化此国顕讃佛教發示神通國人信慕建立伽藍
見百餘所僧徒万人遵行大乗及上坐部教緇徒肅
穆戒節貞明相勗无怠王宮側有佛牙精舎高數百尺
以衆寶莊嚴上建表柱以鉢曇摩羅伽大寶置之刹
端光曜映空静夜无雲雖万里同覩其側又有精舎
亦雜寶莊嚴中有金像此国先王所造髻有寶珠无
知其價後有人欲盗此珠守衛堅牢无由得入乃潜
穴地中入室欲取而像形漸高賊不能及却而嘆曰如来
昔脩菩薩道為諸衆生不惜軀命无恡國城何於
今日反慳固也故此陳之詳言无寳像乃傴身授珠

其人得已将出貿貨及有識者掄捨之送王〻問所得賊曰
佛自与我乃具説所由王自観之像首尚俯王覩靈聖
更發深心諸珍寶於賊處贖珠還施像髻今猶現在
國東南隅有駿迦山多神鬼依住如来昔於此山説駿
迦経（舊曰楞伽経訛）國南浮海数千里至那羅稽羅洲〻人短小長
餘三尺人身鳥喙无稼穡唯食椰子其國海浪遙遠身
不能至訪諸人口梗概如是自達羅毗荼与師子國僧
七千餘人西北歸観礼聖迹行二千餘里至達那補羅
國（南印度境）伽藍百餘所僧徒万餘人大小乘兼習天祠外
道亦甚衆多王宮城側有大伽藍僧徒三百餘人並博
贍之士其精舎中有一切義成太子（舊曰悉達太子訛）寶冠
高減二尺飾以寶函毎到齋日出置高臺其至誠観
礼者多感異光城側伽藍有精舎中有刻檀慈氏菩
像高十餘尺亦数放光明是聞二百億羅漢所造也

城北有多羅樹林周卅餘里葉長色潤諸國妙寫取以
為貴從此西北経大林暴獸之野行二千四五百里至摩
訶刺侘國（南印度境）其俗軽死重節王刹帝利種也好武尚戎
故其國出人馬完整法令嚴明毎使将与敵戦雖巨
軍失利不加刑罰但賜女服使其羞愧彼人恥媿多至
自死常養勇士數千人暴象數百臨將對陳又多飲
酒量其歡醉然後麾旗以此奮衝未有潰恃茲傷
慠蔑顧隣敵戒日王自謂智略宏遠軍威親征罰
亦不能推制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大小乘兼習
亦有天祠塗灰之道大城内外有五窣堵波皆數百
尺是過去四佛所遊之迹无憂王建也自此西北行千
餘里渡耐秣陁河至跋禄羯咕婆国（南印度境）從此西北二
千餘里至摩臘婆国（南羅〻国也 南印度境）風俗調柔崇愛藝業
五印度中北西南摩臘婆東北摩揭陁二國議為好學

尚賢善言談稱底韻此國伽藍百餘所僧徒二万餘人
習小乘正量部教亦有塗灰異道事天之衆相傳云自
六十年前有王名戒日高才博學仁恕惠和愛育黎元
崇敬三寶始自為王至于崩逝口絶麁言顔无慍色不
傷臣妾之意无損蚊蟻之命每寫馬飲水漉而後飲恐
害水居之命也爰至國人亦令斷殺由是野獸依人豺
狼息毒境納肅靜祥瑞日興營構精廬飾莊輪煥建
七佛之儀設无遮之會如是勝業在位五十餘年无時
暫懈黎庶思慕於今不已大城西北廿餘里婆羅門邑
傍有陷坑是大慢婆羅門謗毀大乘生身入地獄處語在
西域記自此西北行二千四五百里至阿吒釐國（南印度境）出
胡椒樹ゝ葉似蜀椒薫陸香樹ゝ葉類此棠梨也自此
西北行三日至契吒國（南印度境）自此北行千餘里至伐臘毗國
（南印度境）伽藍百餘所僧徒六千餘人學小乘正量部法如

来在日遊此國无憂王隨佛至處皆有表記今王剎帝利種也即羯若鞠闍國尸羅阿迭多王之女聟号杜魯婆跋吒(唐言常叡)性躁急容止踈鄙然貴德尚學信愛三寶歳設大會七日延諸國僧施以上味珍牀座衣服爰至棄餉之資无不悉倫自此西北行七百餘里至阿難陀補羅國(西印度境)又西北行五百餘里至蘇剌侘國(西印度境)自此東北行千八百里至瞿折羅國又東南行二千八百餘里至烏闍衍那國(南印度境)去城不遠有窣堵婆是无憂王作地獄處從此東北行千餘里至擲枳陀國(南印度境)從此東北行九百餘里至摩醯濕伐羅補羅國(中印度境)從此又西還蘇剌侘國自此復西行至阿點婆翅羅國(西印度境)如來在日頻遊其地无憂王隨有聖迹之處皆起窣堵波今皆具在從此西行二千餘里至狼揭羅國(西印度境)臨近大海向西女國之路自此西北至波剌斯國非印度境周數之其地多珠

寶大錦細褐蒼馬橐駝其所出也伽藍二三僧徒數百
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律迦佛鉢在此王宮國東境有
鶻林城西北接拂懍國西南海島有西女國皆是女人
無男子多珍貨附屬拂懍拂懍王歲遣丈夫配焉其俗產男
例皆不舉又從狼揭國東北行七百餘里至薛多勢羅
國（西印度境）中有窣堵波高數百尺無憂王所建中有舍利
數放光明晏如來昔作仙人為國王害處也從此東北行
三百餘里至阿軬荼國（西印度境）城東北大林中有伽藍故
基是佛昔於此處聽諸比丘著亟縛屣（居言靴也）有窣堵
波無憂王所建傍有精舍中有青石立佛像數放光明
次南八百餘步大林中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是如來
昔日此夜寒乃以三衣重覆至明旦開諸苾芻著納
衣處從此又東行七百餘里至信度國（西印度境）土出金銀
鍮石牛羊橐駝赤鹽白鹽黑鹽等餘處取以為藥如

來在昔數遊此國所有聖迹无憂王皆建窣堵波以爲表記又有烏波毱多大阿羅漢遊化之迹從此東行九百餘里渡河東岸至茂羅三部盧國西印度境俗事天神祠宇莊峻其日天像鑄以黃金飾諸雜寶諸國之人多來求請花林池沼接砌縈階凡預瞻覿无不愛賞從此東北行七百餘里至鉢伐多國北印度境城側有大伽藍百餘僧皆學大乘是昔慎那弗担羅唐言最勝子論師於此製瑜伽師地釋論亦是賢愛論師德光論師本出家處又其國有二三大德並學業可遵法師因停二年就學正量部根本阿毗達磨及攝正法論教實論等從此復東南還摩揭陁那爛陁寺恭礼正法藏訖聞寺西三踰膳那有低羅釋迦寺有出家大德名般若跋陁羅本縛羅鉢底國人於薩婆多部出家善自宗三藏及聲明因明等法師就停兩月諮決所疑從

此復往杖林山勝軍論師所稟本蘇剌他國人
剎帝利種也幼而好學先於賢愛論師所學因明
又從安慧菩薩學聲明大小乘論又從戒賢法師學瑜
伽論爰至外籍群言四吠陀典天文地理醫方術數
无不究覽根源窮盡枝葉既學該內外德為時尊
摩揭陀主滿冑王欽賢重士聞風而悅發使邀請立
為國師封廿大邑論師不受滿冑崩後戒日王又請為
師封烏荼國八十大邑論師又辭不受王再三固請亦
皆固辭謂王曰勝軍聞受人之祿憂人之事今方救
生死縈纏之急豈有暇而知王務哉言罷揖而出王
不能留自是每依杖林山養徒教授恒講佛經道俗
宗歸常逾數百法師就之首末二年學唯識決擇
論意義理論成无畏論不住涅槃十二因緣論莊嚴經
論及問瑜伽因明等疑已忽夢見那爛陀寺

房院荒穢並蘇水渚无復僧侶法師後幼日玉院
西門入見第四重閣上有一金人色貌端嚴光明瑩
冂心觀喜歡登上无由乃請靈引攝彼曰我異殊願
并也以汝緣業未可來也乃指寺外曰汝看是法師尋
指而望見寺外火焚燒村邑都為灰燼彼金人曰汝可
早歸此處十年後戒日王當崩印度荒亂惡人相害汝
可知之言訖不見法師覺已恠歎向勝軍說之勝軍曰三
界无安或當如是既有斯告任仁者自處焉是知大士
所行皆為并護念將法印度告戒賢而駐待淹留
未返亦无常以勸歸若所為不契聖心誰能感此及
永徽之末戒日果崩印度飢荒並如所告國家使人
王玄策備見其事當此正月初時也西國法以此月赤
寺出佛舍利諸國道俗咸來觀礼法師即共勝軍同
往見舍利骨或大或小大者如圓珠光色紅白又肉舍利

如究巨大其狀潤赤无量徒衆獻香花讃礼訖還
置塔中至夜過一更許勝軍共法師論舍利大小不同
云弟子見餘處舍利大如米粒而此所見何其太大
師意有疑不法師報曰玄奘亦有此疑更往少時忽
不見室中燈内外太明怪而出望乃見舍利塔光曜
上發飛燄屬天色含五彩天地洞朗无復星月兼聞
異香氛氳溢院於是遍相告語言舍利有大神變諸
衆乃知重集礼拜稱歎希有經食頃光乃漸收至餘
欲盡遶覆鉢數币然始總入天地還闇辰象復出衆
覩此已咸除疑因礼菩提樹及聖迹經八日後還那爛
陁寺時戒賢法師遣爲衆講攝大乘論唯識決擇
論時大德師子光先爲衆講中百論述其旨破瑜伽義
法師妙閑中百又善瑜伽以爲聖人立教各隨一
意不相違妨惑者不能會通謂爲乖反此乃失

在傳人豈關於法愍其局狹數往徵詰復不
能酬答由是學徒漸散而宗附法師又以中百論
旨唯破遍計所執不言依他起性及圓成實性師子
光不能善悟見論稱一切无所得謂瑜伽所立圓成
實性等亦皆須遣所以每形於言法師為和會二
宗言不相違乃著會宗論三千頌論成呈戒賢及
大衆无不稱善並共宣行師子光慙赧遂出往菩提寺
別命東印度一同學名旃陀羅僧訶來相論難冀解
前恥其人既至憚威而默不敢致言法師聲譽益
甚初師子光未去前戒日王於那爛陀寺側造鍮
石精舍高逾十丈諸國咸知王後自征恭御陀行次
烏荼國其國僧皆小乘學不信大乘謂為空花外道
非佛所說既見王來譏曰聞王於那爛陀側作鍮石精
舍功甚悲偉何不於迦波釐外道寺造而獨於彼也王

曰斯言何意答曰那爛陀寺空花外道与迦波釐不
殊故也先是南印度王灌頂師老婆羅門名般若毱多
明正量部義造破大乘論七百頌諸小乘師咸所歎重
因取示王曰我宗如是豈有大乘人能難破一字者
王曰弟子聞狐行鼷鼠之群自謂雄於師子及其見
也則魂魄亡散師等未見大乘諸德所以固守愚宗
若一見時恐還同彼〻曰王若疑者何不集而對決
以定是非王曰此亦何難即於是日發使備書与
與那爛陀寺正法藏戒賢法師曰弟子行次烏荼見
小乘師恃憑小見製論誹謗大乘詞理切害不近
人情仍欲張鱗共師等一論弟子知寺中大德並才
慧有餘學无不悉輙以許之謹令奉報願差大德四
人善自他宗兼内外者赴烏荼國行從所法藏得書
集衆量擇乃差海慧智光師子光及法師為四人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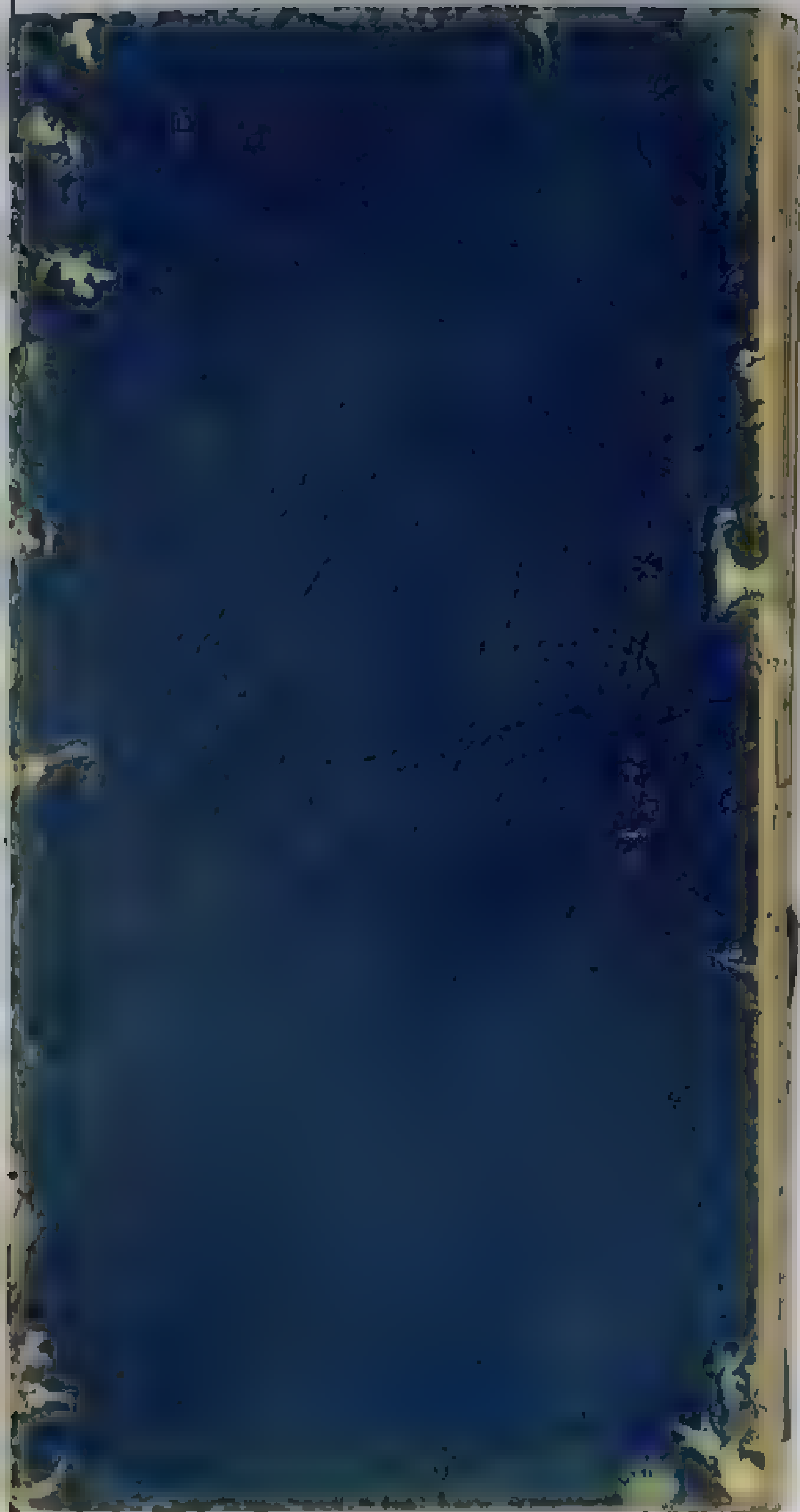
王之命其海慧等咸憂法師謂曰小乘諸部三藏
玄奘在本國及入迦濕弥羅已來遍皆学訖具悉其宗
若欲将其教旨能破大乘義終无此理雖学浅智微
當之必了願諸德不煩憂也若其有負自是支那国
僧无関此事諸人咸喜後日王復有書來云前請大德
未須即發待後進止時復有順世外道來求論難書
卌條義懸於寺門曰若有難破一條者我則斬首相謝
經數日无人出應法師遣房内淨人出取其義毀破以足
蹉蹋婆羅門大怒問曰汝是何人答曰我是摩訶耶那
提婆奴婆羅門久素聞法師名慙恥更不与語法師令
喚入将對戒賢法師及命諸德為證与之共論徵其宗
本歴外道諸家所立其詞曰如餔多外道離繫外道髏
鬘外道殊徵伽外道四種形服不同數論外道（舊曰僧佉）勝論
外道（舊曰衛世師）二家立義有別餔多之輩灰塗體用為脩

道遍身芝白徹寢竈之猫狸龍蟹之徒則露質標奇拔
髮為德皮裂足皴狀臨河之朽樹髏髆之類以髏骨為
髏瘂頭掛頸陷枯𩪇磊若塚側之藥叉散伽之流披服
糞衣飲溲便穢腥臊臭惡辟淵中之狂邪介等以此為道
豈不愚哉至如數論外道立廿五諦義從自性生大從大生
我執次生五唯量次生五大次生十一根此廿四並供奉於
我我受用餘離此已則我得清淨勝論師立六句義謂
實德業有同異性和合此此六是我所受具和解脫已來
受用前六若得解脫与六相離為我令破數論所立如
此廿五諦中我之一種是別餘廿四展轉同為一體而
自性一種以三法為體謂薩埵剌闍答摩此三展轉合成
大等廿三諦一一皆以三法為體若使大等一一皆攬
三成如衆如林即是其假如何得言一切是實又此大等
咎以三成即一一是一切如一則一切則無一一皆有一切法作用

既不許然何可執三為一切根性又若三一則一切應口眼等根
即是大小便路又一一根有一切作用應口耳等根聞香見
色若不爾者何得執三為一切法豈有智人而立此義
又自性既常應如我體何故轉變作大等法又所計我
其性若常應如自性不應是我若如自性其體非我
不應受用廿四諦是則我非能受廿四諦非是所受既能
所俱無則諦義不立如是徃復數番婆羅門默无所說
起而謝曰我今負矣任依先約法師曰我曹釋子終不
害人今令汝為奴隨我教命婆羅門歡喜敬從即時向
房聞者无不稱慶時法師欲往烏荼乃訪得小乘所
製破大乘義七百頌者法師尋有省數處疑謂所伏
婆羅門曰汝曾聽此義不答曰曾聽五遍法師欲令
其講彼曰我今為奴豈合為尊講法師曰此是他
宗我未曾見汝但說无苦彼曰若然請至夜中恐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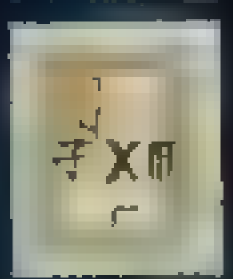
聞從奴學汙尊名稱於是至夜屏去諸人令講一遍備得其旨遂尋其謬節申大乘義而破之為一千六百頌名破惡見論將呈戒賢法師及宣示徒衆無不嗟賞曰以此窮覈何敵不亡其論如別日謂婆羅門曰仁者論屈為奴於恥已足今放仁者去隨意所之婆羅門歡喜辭出往東印度迦摩縷波國向拘摩羅王説法師德義王聞甚悅即發使來請焉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五

持宝院蔵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沙門慧立本　釋彥悰箋

起尼乾占歸國終至帝城之西漕

鳩摩羅使未至聞有一露形尼乾子名伐闍羅忽入房來法師舊聞尼乾子善於占卜即請坐問所疑曰玄奘支那國僧來此學問歲月已久今欲歸還不知達不又去住二宜何最為吉及壽命長短願仁者占看尼乾乃索一白石畫地而筮報法師曰師

住時最好五印度及道俗元不欲垂去時得達於
彼敬重亦好但不如於住師之壽命自今已去更可
十年若謂餘福轉續非所知也法師又問意欲思
歸經像既多不知若為勝致尼乾曰勿憂戒日王拘
摩羅王自遣人送師必達元無苦法師報曰彼二王者從
來未面如何得降此恩尼乾曰拘摩羅王已發使來
請二三日當到既見拘摩羅亦便見戒日如是言訖
而去法師即作還意莊嚴經像諸德聞之咸來勸
住曰印度者佛生之處大聖雖遷遺蹤具在巡遊
礼讃足慰平生何為至斯而更捨也又支那者蔑
戾車地輕人賤法諸佛所以不生志狭垢深聖賢由
茲弗往氣寒土險亦焉足念哉法師報曰法王立教義
尚流通豈有自得霑心而遺未悟且彼國衣冠濟濟
法度可遵君聖臣忠父慈子孝貴仁貴義尚齒尚

賢加以識洞幽微智与神契聲天作則乞靈无以隱
其父設器介時六集不能鞠其管故能驅役飛走感
致鬼神消熄陰陽利安萬物自遺法東被咸重
大乘之水澄明彧香芬馥發心造行願與十地齊
切綴掌薰脩以至三身為極向家大聖降靈親
庵法化耳采妙說曰聲全容並塵長進未可知
也豈得稱佛不往焉可輕哉彼何經言諸天隨其
福德共食有異今與法師同於贍部而佛生於此
不往於彼以是將為邊惡地也地既无福所以不勸
仁歸法師報曰无垢稱言夫日何故行贍部洲答曰
為之除冥今所思歸意遂此耳諸德既見不從
乃相呼往彧賢法師所陳其意彧賢謂法師曰仁
意何如報曰此國是佛生處非不愛樂但奘來者為
求大法廣利群生自到已來蒙師為說瑜伽師地論

決諸疑網，礼見聖迹，及聞諸部甚深之旨。私心慰慶，
誠不虛行。願以所聞歸還翻譯，使有緣之徒同得聞
見，用報師恩。由是不願停住。戒賢喜曰：此菩薩意也。
吾心望尓亦如是。任爲裝束。諸人不須苦留。言訖還
房。経二日，東印度拘摩羅王遣使奉書与戒賢法
師曰：弟子願見支那國大德，願師發遣，慰此欽思。戒
賢得書，告衆曰：拘摩羅王欲請玄奘，但此人衆差
擬往戒日王所与小乘對論，令若赴彼，戒日儻須，
何可得？不宜遣去。乃謂使曰：支那僧意欲還國，不
及得赴王命。使到，王更遣來請曰：師縱欲歸，暫過
弟子去，亦非難，必願垂顧，勿復致違。戒賢既不遣，
彼王大怒，更發別使，齎書与戒賢法師曰：弟子凡
夫，染習世樂，於佛法中未知迴向。今聞外國僧名，身
心歡喜，似開道牙之分。師復不許其來，此欲令衆生

長淪永夜豈是大德紹隆遺法汲引物類不勝渇
仰謹遣重諮若也不来弟子則分是悪人近者設
賞迦王猶能壊法毀菩提樹師謂弟子無此力耶
必當整理象軍雲萃於彼蹋那爛陀寺使碎如
塵此言如日師好試看戒賢得書謂法師彼王者
善心素薄境内佛法不甚流行自聞仁名似發深
意仁或是其宿世善友努力爲去出家以利物爲本
今正其時譬如伐樹但斷其根枝條自殄到彼令王
發心則百姓従化若違不赴或有魔事勿憚小勞法
師辭與使倶去至彼見王甚慰喜率群臣迎拝讃歎延
入宮日陳音樂飲食花香盡諸供養請受齋戒如
是經月餘戒日王討恭御陁還聞法師在鳩摩羅處
驚日我先頻請不来今何因在此發使語鳩摩羅王
急送脂那僧来王日我頭可得法師未可得来使

還戒日王大怒謂侍臣曰鳩摩羅王輕我甚何爲一僧
發是麁語更遣使責曰汝言頭可得者即付使將
来鳩摩羅深懼言失即命嚴駕象軍二萬乘船三
萬艘共法師同發泝殑伽河以赴王所至羯朱嗢
祇羅國遂即叅及鳩摩羅王將欲發引先令人
於殑伽河北營行宮是日渡河至宮安置法師訖
自與諸臣叅戒日王戒日王見来甚喜知其敬
愛於法師亦不責其前語但問脂那僧何在報曰在
其行宮王曰何不来報曰大王欽賢愛道豈可遣師
就此叅王王曰善且去某明日自来鳩摩羅還謂法
師曰王雖言明日来恐今夜即至仍須候待若来師
不須動法師曰玄奘佛法理自如是至夜一更許王果
来有人報曰河中有數千炬燭并步鼓聲王曰此戒
日王来即勅擧燭自與諸臣遠迎其戒日王行時每

將金皷數百行一歩三轉歩為蕭歩皷獵蔵曰有此
餘王不得同也既至頂礼法師足散花讚佇以无量
頌讃歎訖謂法師曰弟子先時請師何為不來衆曰
玄奘遠尋佛法為聞瑜伽師地論當奉命時聽論未
了以是不遂奈王又問曰師從脂那來弟子聞彼國
有秦王破陳樂歌舞之曲未知秦王是何人復有何
功德致此稱揚法師報曰玄奘本土見人懐聖賢之德
能為百姓除兇剪暴覆潤群生者則哥而詠之上備
崇廟之樂下入閭里之謳秦王者即脂那國今之天
子也未登皇極之前封為秦王是時天地版盪蒼
生無主原野積人之宍川谷流人之血妖星夜聚沴
氣朝凝三河苦封豕之貪四海困長蛇之毒王以帝子
之親應天策之命奮戎振旅撲剪鯨鯢杖戟麾戈
肅清海縣重安宇宙再耀三光六合懐恩故有茲詠

王曰如此之人乃天所以遣為物主也又謂法師曰弟子
且還明日迎師願不憚勞於是辭去詰旦使來法師并鳩
摩羅同去至宮側王与門師廿餘人出迎入坐備陳
珎膳作樂散花供養訖王曰聞師作制惡見論何在法
師報在此因取觀ゝ訖王甚悅謂其門師等曰弟子聞
日光既出則螢燭奪明天雷振音而鎚鑿絶響師等
所守之宗他皆破訖誠可救看諸僧無敢言者王曰師等
上坐提婆犀那自云解冠群英學該衆哲首興異見
常毀大乘及聞客大德來即往吠舍釐礼觀聖迹
託以逃潛故知師等无能也王有妹聡慧利根善正
量部義坐於王後聞法師序大乘宗塗奧曠小教
局淺夫歡喜稱讃不能已王曰師論大好弟子
及諸師並皆信伏但恐餘國小乘外道尚守愚迷望
於曲女城為師作一會命五印度沙門婆羅門外

道等示大乘微妙絶其毀謗之心顯師盛德之高
摧其我慢之意是日發勅告諸國及義解之徒
集曲女城觀支那國法師之論焉法師自冬初共王
逆河而進至臘月方到會場五印度中有十八國王
到諳知大小乘僧三千餘人到婆羅門及尼乾外道
二千餘人到那爛陀寺千餘僧到是等諸賢並博
蘊文義富贍辯才思聽德音皆來會所兼有侍從
或象或輿或幢或幡各自圍遶峨峨岌岌若雲興霧
湧充塞數十里間雖六齋之舉袂成帷三吳之揮汗
為雨未足方其盛也王先勅會所營二草殿擬安像
及衆徒比到並成其殿崇廣各堪坐千餘人王行宮
在會場西五里日於宮中鑄金像一軀裝一大象
上施寶帳安佛在其中戒日王作帝釋形手執白拂
侍右拘摩羅王作梵王形執寶蓋侍左皆著天冠

花鬘、並瓔珞珮珮王、又裝二大象、載寶花、逐佛、後隨行隨散。令法師及門師等各乘大象、次列王後。又以三百大象使諸國王大臣大德等乘、魚麗於道側、稱讚而行。從旦裝束、自行宮引向會所、至院門各令下乘、捧佛入殿、置於寶座、王共法師等以次供養、然後命十八國王入、諸國僧名稱最高、又義瞻博者使千餘人入、婆羅門外道有名行者五百餘人入、諸國大臣等二百餘人入。自外道俗、各令於院門外部伍安置。王遣內外並設食。食訖、施佛金盤一、金椀七、金澡灌一、金錫杖一、金錢三千、上疊衣三千。法師及諸僧等施各有差。施訖、別設寶床、請法師坐、為論主、稱揚大乘序作論意、仍遣那爛陀寺沙門明賢法師讀示大衆、別令寫一本、懸於會場門外、示一切人、若其間有一字无理能難破者、請斷首相謝。如是至晚

无一人敢言。戒日王歡喜，罷會還宮。諸王、諸僧各歸
所次。法師共鳩摩羅王亦還自宮。明旦復来迎，像送引
聚集如初。経五日，小乗外道見毀其宗，結恨欲為謀
害。王知，宣令曰：邪黨亂真，其来自久，埋隠正教，誤惑
衆生。不有上賢，何以鑒偽。支那法師者，神宇沖曠，解行
兼深，為援群邪，来遊此國，顕揚大法，汲引愚迷。妖妄之
徒不知慚悔，謀為不軌，翻起害心。此而可容，孰不可恕。
衆有一人傷觸法師者，斬其首；毀罵者，截其舌。其欲申
辭救義，不拘此限。自是邪徒戢翼，竟十八日無一人発
論。将散之夕，法師更稱揚大乗，讃佛功徳，令无量人
返邪入正，弃小歸大。戒日王益増崇重，施法師金銭
一萬、銀銭三萬、上疊衣一百領。十八国王亦各施珎寳，
法師一皆不受。王命侍臣莊嚴大象施幢，請法師乗，
令貴臣陪衛巡衆，告唱表立義無屈。西國法凡論得

勝如此法師讓不行王曰古來法介事不可違乃將法
師袈裟遍唱曰支那國法師立大乘義破諸異見自十
八日來无敢論者並宜知之諸衆歡喜為法師競立美
名大乘衆号曰摩訶耶那提婆此云大乘天小乘衆
号曰木叉提婆此云解脫天燒香散花礼敬而去自是
德音彌遠矣王行宮西有一伽藍王所供養中有佛牙
長可寸半其色黃白每放光明昔迦濕彌羅國訖利
多種滅壞佛法僧徒解散各在遠方其
後覩貨邏國雪山下王忿諸賤種毀滅佛法乃詐
為商旅率三千勇士多賷珍寶偽言獻奉其王素
貪聞之甚喜遣使迎接但雪山王稟質雄猛威肅
如神既至其座去帽而叱之訖利多王覩便驚懾顛
仆於地雪山王按其首而斬之謂群臣曰我雪山下王
忿尒諸奴毀壊佛法故來罰汝然則過在一人非關汝

輩各宜自安唯膺感其王首為惡者遂之他國餘无
所問既殲醜黨遂立伽藍召集僧徒奉施而返前
投尸度苾芻聞國平定杖錫旋歸路逢群象鳴
吼而來苾芻見已昇樹藏避象乃吸水灌樹以牙排
掘須臾樹倒象以鼻卷苾芻置背上負載而去至一
大林中有病象患瘡而臥象引苾芻手觸其苦
處見瘡有竹刺為按刺引去膿血裂衣為裹象
得漸安明日諸象競求菓蔬奉施苾芻苾芻食
已有一象將金函授於病者病象得已授與苾芻
苾芻受已諸象載送出林到舊處置於地跪拜而
去苾芻開函乃佛牙也將歸供養近日王聞遣
迦羅有佛牙親至果首請看礼拜諸衆恡惜不聽
將出乃別藏之但其王懼哉曰之威處處搜覓得已
將呈哉曰見敬深生殺重恃其強力遂奪歸供養

即此牙也。設會後，王以所鑄金像衣錢恭住鴻伽藍
令僧守護。法師先以辭那爛陁諸德，及取經像訖，
羅論竟，至十九日辭王欲還。王曰：弟子嗣承宗廟，為
天下主，卅餘年，常慮福德不增廣，往因不相續，故積
集財寶，於鉢羅耶伽國南河間立大會場，五年一
請五印度沙門婆羅門貧窮孤獨，為七十五日無
遮大施，已成五會，今欲作第六，會師可不暫看隨
喜。法師報曰：菩薩為行，福慧雙修，智人得果，不忘其
本。王尚不恡珍財，玄奘豈可辭少停住，請隨王去。王
甚喜。至廿一日，發引向鉢羅耶伽國，就大施場。殑伽河
在北，閻牟那河在南，俱從西北東流，至此國而會。其
二河合處西有大墠，周圍十四五里，平坦如鏡，自昔諸
王皆就其地行施，因號施場為。相傳云：若於此地施
一錢，勝餘處施百千錢。由是古來共重舌。勅於墠

上建施場豎蘆為籬面各千步中作草堂數十間
安貯衆寶皆金銀真珠紅頗梨寶帝青珠大青
珠等其傍又作長舍數百間貯憍奢耶衣斑氎衣
金銀錢等籬外別作造食處於寶庫前更造
長屋百餘行似此京邑肆行一一長屋可坐千餘
人先是王勅告五印度沙門外道尼乾貧窮孤
獨集施場受施亦有因法師未去不歸便
往施所從十八國王亦便逐王行此至會場道俗到
者五十餘万人戒日王營處恒河北岸南印度王
杜魯婆跋吒營合河西鳩摩羅王營閻牟那河
南花林側諸受施人營跋吒王西辰旦其戒日王与
拘摩羅王乘舩軍跋吒王從象軍各整儀衛集會
場所十八國諸王以次陪列初一日於施場草殿内安
佛像布施上寶上衣及美饌奏樂散花至晚歸

答第二日安日天像施寶及衣半於初第三日安
自在天像施如日天第四日施僧二万餘人百行俱出
人施金錢百文珠一枚疊衣一具飲食香花供養訖
而出第五番施婆羅門廿餘日方遍第六番施外
道十日方遍第七番施遠方求者十日方遍第八番
施諸貧窮孤獨者一月方遍至是五年所積府庫
俱盡唯留馬象兵器擬征暴亂守護宗廟自餘寶
貨及在身之衣服瓔珞耳璫臂釧寶鬘頸珠髻中
明珠總施无復孑遺一切盡已從其妹索麁弊衣
著禮十方佛踊躍歡喜合掌言曰某比來積集財
寶常懼不入堅牢之藏今得貯福田中可謂入
藏矣願來生常具財法等施衆生成十自在滿二
莊嚴會訖諸王各將諸寶錢物於諸衆邊贖王所
施瓔珞髻珠御服等還將獻王經數日王衣服及上

寶等服用如故法師辭欲歸王曰弟子意欲共師闡揚遺法何遽即歸如是留連度十餘日鳩摩羅王殷勤亦如是謂法師曰師能住弟子處受供養者當為師造一百寺法師見諸王意不解乃告以苦言曰支那國去此遐遠晚聞佛法雖霑梗槩不能委具為此故來訪殊異耳今果願者皆由本土諸賢思渴誠深之致以是不敢須臾而忘經言障人法者當代代无眼若留玄奘則令彼无量行人失知法之利无眼之報寧不懼哉王曰弟子慕重法師德願常瞻奉既損多人之益實懷慚懼任師去住雖然不知師欲從何道而歸師取南海去者當發使相送法師報曰玄奘從支那來至國西界有國名高昌其王明睿樂法見玄奘來此訪道深生隨喜資給豐厚願法師還日相過情不能違今者還須北路而去王曰師須

發許資糧法師報无那須王曰何得介於是命施
金錢等物鳩摩羅王亦施衆珍法師並皆不納唯
受鳩摩羅王曷刺釐帔（麁毛下細者所作也）擬在塗防雨於
是告別王及諸衆相餞數十里而歸將分之際嗚
噎各不能已法師以經像等附北印度王烏地多軍
鞍乘漸進後日王更附烏地王大象一頭金錢三千
銀錢一万供法師行費別三日王更與鳩摩羅王跋
吒王等各將輕騎數百復來送別其慇懃如是仍
遣達官四人名摩訶怛羅（類此散官也）王以素㲲作書
紅泥封印使達官奉書送法師所經諸國令發乘
遞送終至漢境自發鉢羅耶伽國西南大林野中
行七日到憍賞弥國城南瞿師羅長者施佛園處
礼聖迹訖復与烏地多王西北行一月餘日歷數
國重礼天梯聖迹復西北行三踰繕那毘羅那拏

國都城停兩月日逢師子光師子月同學二人講
俱舍攝論唯識卅等皆來近接悉觀法師至又聞
瑜伽決擇及對法論等兩月訖辭歸復西北行一月
餘日經數國至闍蘭達國即北印度王都復停一
月爲地王遣人引送西行廿餘日至僧訶補羅國時有
百餘僧皆北人賫經像等依法師而歸如此復廿餘
日山澗步行其處多賊法師恐相劫掠常遣一僧
預前行若逢賊時教說遠來求法今所賫持並
經像舍利願檀越擁護无起異心法師率徒侶後
進時亦屢逢盜來無害如是廿餘日行至呾叉尸羅
國重禮月光王捨千頭處國東北五十踰繕那即
迦濕弥羅國其王遣使迎請法師爲留行輜重不
果去停七日又西北行三日至信度大河河廣五六
里經像及同侶人並坐船而進法師乘象涉渡時

遣一人在舩看守経及印度諸異花種將至中流忽然風波亂起揺動舩舫數將覆没守経者惶懼墮水衆人共救得出遂失五十夾経本及花種等自餘僅得保全時迦畢試王先在烏鐸迦漢荼城聞法師至躬到河側奉迎問曰承師河中失経師不將印度花菓種來答曰將來王曰皷浪傾船事由於此自昔以來欲將花種渡者並然因共法師還城寄一寺停五十餘日為失経本更遣人往烏長那國抄寫迦葉臂耶部三藏迦畢試王聞法師漸近而忘遠躬來參拜累日方歸法師與迦畢試王相隨西北行一月餘日至藍波國境王遣太子先去勅都人及衆僧莊辦幢幡出城迎候王與法師漸發比至道俗數千人幢幡甚盛衆見法師歡喜礼拜訖前後圍遶讃詠而進至都停一大寺時王為七十五日

無遮大施自此復正南行十五日往代料幹國礼聖
迹至西北往阿薄健国又西北往漕矩吒國又北行五
百餘里至佛栗代薩那國從此東出至迦畢試境
王又為七日大施、訖法師辭發東北行一踰繕那至
瞿盧薩謗城與王別北行王遣大臣將百餘人送法
師度雪山負芻草糧食資給行七日至大山頂其
山疊嶮危峯參差乍平乍聳勢非一儀登
陟艱難為備敘自是不得乘馬策杖而前復
經七日至一高嶺嶺下有村可百餘家養羊畜羊
大如驢其日宿於此村至夜半發仍令村人乘山駝
引路其地多雪峯間凌溪若不憑鄉導定湿淪
墜至明盡日方渡凌險時唯七僧并雇人等有
廿餘象一頭騾十頭馬四疋明日到嶺底尋盤道復
登一嶺望之如雪及至皆白石也此嶺最高雖

雲結雪飛莫至其表是日將昏方到山頂而寒風
淒凜徒侶之中無能正立者又山無卉木唯積石攢
峯岌然如林筍矣其處既山高風急鳥將度者
皆不得飛自嶺南嶺北各行數百步外方得舒其
六翮矣尋贍部洲中嶺岳之高亦無過此者法師
從西北下數里有少平地施帳宿旦而進經五六日下
山至安怛羅縛婆國即覩貨羅之故地僧三兩所僧
徒數十習大衆部法有一窣堵波無憂王建也法師
停五日西北下山行四百餘里至闊悉多國亦覩貨
羅之故地從此西北復山行三百餘里至活國居縛
芻河側即覩貨羅東界都城在河南岸因見葉
護可汗孫王覩貨羅自稱葉護至衙停一月葉護
遣衛送共高昌使東行二日至曹健國其傍又有阿利
尼國曷邏胡國訖栗瑟摩國鉢利曷國覩貨羅

故地也自瞢健復東行入山三百餘里至呬摩呾羅國
亦覩貨羅故地風俗大同突厥而尤異者婦人首冠
木角高三尺餘前有兩岐表夫父母上岐表父下岐表
母隨先喪亡除去一岐舅姑俱沒則舉冠全棄
自此復東行二百餘里至鉢鐸創那國亦覩貨羅故地也
為寒雪倍月餘自從此又東南山行二百餘里至淫薄
健國又東南履危躡險行三百餘里至屈浪拏
國從此又東北山行五百餘里至達摩悉鐵帝國亦名
護蜜也
國在兩山間臨縛芻河出善馬形小而健俗無禮
義性暴獷陋眼多碧綠異於諸國伽藍十餘所昏
馱多城國之都也中有伽藍此國先王所立伽藍中
石佛像上有金銅圓蓋雜寶莊瑩自然住空當
於佛頂人有禮旋蓋亦隨轉人止蓋止莫測其
靈（寺立因緣如別傳）從此國大山北至尸棄尼國又越達摩

悉鐵帝國至商弥國從此復東山行七百餘里至
波謎羅川東西千餘里南北百餘里在兩雪山間
又當葱嶺之中風雪飄飛春夏不止以其寒烈
卉木稀少稼穡不滋境域蕭條無復人跡川中有
大龍池東西三百里南北五十餘里處贍部洲中地
勢高陸瞻之渀沉且寂不能極水族之類千品萬
種喧聲交聒若百工之肆焉復有諸鳥頎高丈餘
卵如甕舊稱條支巨鷇或當此也池西分一派
西至達摩悉鐵帝國東界與縛芻河合而西流
赴海以右諸水亦皆同會池東分一大河東至佉
沙國西界與徙多河合而東流赴海以左諸水亦
並同會川南山外有鉢露羅國多金銀金色如火
又此池南北與阿耨池相當從此川東出登危履
雪行五百餘里至朅盤陀國城依峻嶺北背徙

多河東入鹽澤潛流地下出積石山爲此國
河源也又其王聰慧遠國相承多歷年所自云
本是脂那提婆瞿怛羅唐言漢日天種王故宮有故尊
者童壽論師伽藍尊者怛叉始羅國人也神晤
英秀日誦三萬二千言兼書亦尒遊戲無法雅
詞著述凡製論數十部並盛宣行即經部本
師也是時東有馬鳴南有提婆西有龍猛北
有童壽號爲四日能照有情之識童壽聲譽
既高故先王躬伐其國迎而供養城東南三百餘
里至大石崖有二石室各一羅漢於中入滅盡定端
居不動視若羸人而竟無傾朽已經七百餘歳矣
法師在其國停廿餘日復東北行五日逢群賊商
侶驚怖登山象被逐溺水死賊過後與商人漸
進東下冒寒履嶮行八百餘里出葱嶺至烏鎩國

國城西二百里有大山崖崚上有窣堵波聞之
舊說曰數百年前雷震山崩中有苾芻身量
枯偉瞑目而坐鬚髮蒙垂覆肩面有獵者見
而白王王躬觀禮仕庶傳聞遠近同集咸申供養
積花成積王曰此何人也有苾芻對曰此出家羅
漢入滅盡定者歲月滋淹故鬚長耳王曰若何驚
悟令其起定對曰段食之身出定便壞宜以酥乳灌
灑使潤霑膚理然後擊揵椎感而悟之或可起也王曰
善哉遂依僧悟灑乳擊揵椎羅漢擧目而視曰尒輩何
人形卑法服對曰我輩苾芻也彼曰我師迦葉波如
來今何所在對曰久入涅槃聞之歎然重曰釋迦文
佛成無等覺未答曰已成利物斯周亦從寂滅聞
已低眉良久以手擧鬚起昇虛空作大神變化火
焚身遺骸墮地王與大衆收骨起窣堵波即此

塔也從此北行五百餘里至佉沙國（舊謂疏勒者乃稱其城號也正音宜云室利訖栗多底疏勒之言尚訛）又從此東南行五百餘里渡徒多河踰大嶺至斫句迦國（舊曰沮渠）國南有大山山多龕室印度果人多運神通輕舉之栖止因入寂滅者衆矣今猶有三羅漢住巖穴入滅心定鬚髮長諸僧時往為剃又此國多大乘經典十萬頌為部者凡有數十

從此東行八百餘里至瞿薩旦那國（唐言地乳即其俗之雅言也俗語謂之渙那匈奴謂之于遁諸胡謂之豁旦印度謂之屈丹舊曰于闐訛也）沙磧大半土宜穀豐菓出氍毹細氈工績絁紬又多白玉黳玉氣序和調俗知禮義尚學好音風儀詳整異諸胡俗文字遠遵印度微有改耳重佛法伽藍百所僧五千餘人多學大乘其王雄智勇武遵愛有德自云毗沙門天之祚也王之先祖即無憂王之太子在怛叉始羅國被譴謫出雪山北養牧逐水草至此建

都久而無子日禱毗沙門天廟、神額上剖出一男、復於廟前地生奇味甘香如乳取而養子遂至成長王崩後嗣立威德遐被力并諸國今王即其後也先祖本曰地乳資成故于闐正音稱地乳國

有法師入其境至勃伽夷城中有坐佛像高七尺餘首戴寶冠威顏圓滿聞諸舊説像本在迦濕彌羅國請來到此昔有羅漢其一沙彌身嬰疾病臨將捨壽索酢米餅師以天眼觀見瞿薩旦那有潛運神通之乞而與之沙彌食已歡喜樂生其國願於無違命終即生王家嗣立之後才略驍雄志思吞構乃踰雪山伐其舊國時迦濕彌羅王亦簡將練兵欲事扞禦羅漢曰不勞舉刃我自遣之即往瞿薩旦那王所為説王貪暴之失及示先身沙彌衣服王見已得宿命智深

失愧恩與加濕弭王結好而罷仍迎先所供像
隨軍還国像至此城住而不進王與衆軍盡力
移轉卒不能動即於像上營構精廬招延僧侶
捨所愛冠莊嚴佛頂其冠見在極多貴寶觀者
歡焉法師停七日于闐王聞法師到其境躬來
迎謁後日發引王先還都留兒侍奉行二日王又
遣達官來迎離城卌里宿明日王與道俗將音
樂香花接於路左既至延入城安置於小乘薩婆
多寺王城南十餘里有大伽藍此国先王為毗盧
折那（唐言遍照）阿羅漢造也昔此国法教未霑而羅漢
自迦湿弥羅至此宴坐林中時有見者訝其服
服以状白王王聞親往觀其容止問曰尒何人獨栖
林野曰我如來弟子法尒閑居王曰如來者復何
義也答曰如來者佛陀之德号昔淨飯王太子

一切衆生沈没苦海無救無歸乃示七
寶千子之資四洲輪王之位閑林進道六年果成
紫金色之身證無師之法灑甘露於鹿苑耀摩
尼於鷲峯八十年中示教利喜化縁既盡息應歸
真遺像遺典傳通猶在王以宿福位為人主當法
輪之付囑作有識之依歸冥而不聞是何理也王曰
其罪累淹積不聞佛名今蒙聖人降德猶是餘
福既有遺像遺典請奉備羅漢報曰必須興
者當先建立伽藍則霊像自至王於是乃駕與
群臣詳擇勝地命選近人問邏漢造立之式曰而
遠為寺成王重請曰伽藍已就佛儀何在報曰王
但至誠像至非遠王共大臣及士庶等各燒香捧
花一心而立須臾間有佛像自空而来降於寶座
光曜晃朗容顔端然王見歡喜稱嘆無極并

請據漢為衆說海日與國人廣興供養故此伽
藍即最初之立也法師前度河失經到此更使人
往屈支疏勒訪本及于闐王留連未獲即還日循
表使高昌小兒逐商侶入朝陳已昔往婆羅門國
求法今得還歸到于闐其表曰沙門玄奘言奘聞
馬融該贍鄭玄就扶風之師伏生明敏朝錯躬濟
南之學是知儒林近術古人猶遂遠求況諸佛利
物之玄蹤三藏解纏之妙說敢憚塗遙而無尋慕
慕者也玄奘往以佛興西域遺教東傳然則勝
典雖來而圓宗尚闕常思訪學无顧身命遂以
貞觀三年冒越憲章私往天竺踐流沙之漫ゝ陟
雪嶺之巍ゝ鐵門巉嶮之塗熱海波濤之路
始自長安神邑終于王舍新城中間所經五万餘
里雖風俗千別艱危萬重而憑恃天威所至无

顆仍蒙厚禮身不辛苦心願獲從遂得觀耆闍
崛山礼菩提之樹見不見迹聞未聞經窮宇宙之
靈奇盡陰陽之化育宣　皇風之德澤發殊俗之
欽思歷覽周遊一十七載今已從鉢羅耶伽國經
迦畢試境越葱嶺渡波謎羅川歸還達於于闐
為所將大象溺死經本衆多未得鞍乘以是少停
不獲奔馳早謁軒陛無任延仰之至謹遣高昌俗
人馬玄智隨商侶奉表先聞是後為于闐諸僧講
瑜伽對法倶舍攝大乘論一日一夜四論遞宣王與
道俗歸依聽受日有千數時經七八月使還蒙
恩勅降使迎勞曰聞師訪道殊域今得歸還歡
喜無量可即速來與朕相見其國僧解梵語及經
義者亦任將來朕已勅于闐等道使諸國送師人
力鞍乘應不少乏令燉煌官司於流沙迎接鄯

於沮沫迎接法師奉勅已即進發于闐王資餞
甚厚自發都三百餘里東至媲摩城有雕檀
立佛像高二丈餘質狀端嚴甚多靈應人有病
疾隨其苦處以金薄帖像即瘳愈凡有願求多
家果遂相傳云昔佛在世憍賞彌國陀衍那王所
作佛佛滅度後自彼飛來至此國北曷勞落迦城後
復自移到此（自豫如別傳）又相傳有說云家迹法滅像入龍
宮從媲摩城東入沙磧行二百餘里至泥壤城又
從此東入大流沙風動沙流地無水草多熱毒魑
魅之患無徑路行人往返望人畜遺骸以為標幟
磽确難涉委如前序又行四百餘里至覩貨邏故
國又行六百餘里至折摩馱那故國即沮沫地又
東北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即樓蘭地展轉
達於自境得妾奏已教于闐使人及驄馬還有

勅酬其勞皆不受而去既至沙州又附表時　帝
在洛陽宮表至知法師漸近勅西京留守左僕射
梁國公玄齡使有司迎待法師承上欲問罪遼
濱恐稽緩不及乃倍道而進奄至漕上官司不
知迎接威儀莫暇陳設而聞者自然奔湊觀礼
盈衢更相登踐欲進不得因宿於漕上矣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